

劉發泉 編輯

但盡凡心
(三)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目 錄

1 ● 目 錄

自序	一
六尺巷	三
醉酒的缺失	六
翰林擔水	八
相由心生	一一
南泉斬貓	一四
著墨與留白	一七
搖錢樹	二〇
因人而異	二三

元曉大師悟道趣談	二八
瓶中鵝	三〇
現世酬報	三二
高帽子	三五
滴水和尚	三八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四一
自求多福	四三
多欲為苦	四六
盲人提燈籠	五〇
海嘯	五三
金聖歎與關雲長	五七
浣花溪	六一

靈骨塔	六五
指與月	六八
騎驃尋驃	七一
心無罣礙	七三
寬恕	七六
天助互助者	七八
死亡的藝術	八一
老婆心切	八四
種子與果實	八七
神仙也怕劫來磨	九〇
綿綿陰雨二人行	九三
種松老人	九六

舍利弗頭痛的因緣	一〇二
中有身趣談	一〇九
魚籃觀音	一一四
隔壁阿伯的故事	一二三
多彩多姿的世界	一二九
坐、請坐、請上坐	一三三
生死關頭	一三七
平胃散	一四二
福德的大小	一四七
業報難逃	一五二
醒世聯吟	一五六
面相不如心相	一六一

長爪梵志	一六五
有眼無珠	一七〇
誰願代死	一七四
隻履西歸	一七八
田埂上的老嫗	一八二
俞淨意遇灶神記	一八七
賣偈語的人	一九七
誰入地獄	二〇三
救人等於救己	二〇七
保持人性的善念	二一一
一棵樹的代價	二一六
徙木立信	二一九

磨磚作鏡	二二二
帶爾西天去	二二七
壁虎與山雉雞	二二九
蹄手	二三二
水滿了	二三七
天台宗的二十五方便	二四〇
五戒表解（以橫式表列）	二六二



「但盡凡心」第三集自序

感謝附中同仁多年來的鼓勵，讓我能有勇氣繼續收集編寫；同修之間的互相砥礪，更是我進步的泉源；尤以黃傳定大德數次來函，對於佛學觀念上的斧正，倍感謝忱。這些故事的解說，謹以不違背「佛教的真實義」為原則，本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戒慎恐懼」的心，來從事這項工作，只緣自己智慧未開，錯誤之處在所難免，願您能多加鞭策。

在《大智度論》卷四中說：「阿鞞跋致菩薩得三法：一者，若一心作願欲成佛道，如金剛不可動不可破；二者，於一切眾生，悲心徹入骨髓；三者，得般舟三昧，能見現在諸佛，是時名阿鞞跋致。」我們自己可能還在十信位中，上下浮沈著，但對於「不退轉的菩薩」，總是讓我們欣羨不已，更是我們積極效法的榜

樣。我沒有什麼可以供養大家，僅以此段文來祝福大家，願大家早日同證無上菩提！

民國九十（辛巳）年二月二十六日寫於師大附中



二六尺巷二

江南有一世家，與當地的一位土豪惡霸為鄰。適巧，這位惡霸大興土木，廣修庭院，竟將世家的圍牆給佔據了。世家兒子與他理論，他不但不聽，還加以羞辱一頓。在抗爭無效下，世家子乃寫信，把過程詳細陳述一番，即馳送京城，希望借著他父親在朝作官的勢力，看能否扳回這一牆。

時這位世家主人，在京城已是高官顯赫，並且虔奉佛教，德高望重。當他接到兒子的書信後，不但不生氣，反而告誡兒子們應該忍讓，不妨再讓他三尺嘛！

在回信中並附上一首詩，云：

「千里捎書只為牆，讓他幾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存，不見當年秦始皇！」

惡霸發現這鄰居世家，不但不再來爭牆，還把自己的牆後退三尺，甚感訝異。後來從鄰居獲悉，在朝為官的世家主人回信的內容後，深感羞愧，除了把自己的牆也後移了三尺外，並登門請罪。

這就是「六尺巷」留傳下來的佳話。

附註：一般人認為：忍讓、忍辱是可恥的事，「是可忍，孰不可忍？」殊不知，

能忍得下外在的侮辱、惱害等，才是真正的大丈夫。據《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七所載，忍辱包含不忿怒、不結怨、心不懷惡意等三種行相。佛教重忍辱，尤以大乘佛教為最，以忍辱為六波羅蜜之一，乃菩薩所必須修行的德目。又據《法華經》卷三記載，菩薩修行忍辱波羅蜜，有三功德力，即：

(1)能忍所罵：菩薩得「如響平等智力」，雖被人叱罵，而能忍受不加報

復。響，謂如空谷之答眾響。

(2) 能忍所打：菩薩得「鏡像平等智力」，雖被人捶打，而能忍受不加報復。鏡像，謂如明鏡之印眾像。

(3) 能忍所惱：菩薩得「如幻平等智力」，雖被人惱害，而能忍受不加報復。如幻，謂如變幻而不實。

以慈悲容忍對治瞋恚，即所謂「忍字上面一把刀，為人不忍禍自招；若能忍得片時刀，過後方知忍為高。」布袋和尚說：「有人罵老拙，老拙自喊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痰唾吐面上，留他自乾了；他也省力氣，我也少煩惱。」其實，這是何等高超的忍辱修養，深深值得我們去學習，更耐人去揣摩、尋味。

一 醉酒的缺失

佛陀在世時，有一位名叫優陀夷的人，他是有神通的阿羅漢，能降服當時最兇猛的毒龍。可是有一天，他喝醉了酒，睡倒在路邊，不省人事，佛陀知道了這件事之後，就告誡眾弟子們說：

「喝醉酒的人，會失去了禮貌和威儀，也會喪失定力和智慧，酒醉時能破一切戒品，而墮落惡道；也會因喝酒而引生很多疾病，甚或仆倒受傷而惹來災禍，所以三世諸佛法爾不飲酒。就像優陀夷，本可降伏惡龍，如今酒醉失去定力，連一隻青蛙都降伏不了了。」

附註：以前有一個人，有心想修行求解脫，故去求受五戒，後因經不起酒的誘惑

而喝酒，當酒酣耳熱時，覺得沒肉下酒很無味，適巧鄰居有一隻雞走過，就順手抓起來殺了，烤熟來下酒。到了傍晚，鄰居婦人為了尋找遺失的雞隻，到他家來詢問時，謊說沒看到，又見鄰居婦人有美色，一念淫心動起，強姦了那位婦人。於是一個酒戒破了，也連續破了其他偷盜、殺生、妄語、邪淫等四戒，究其原因，都是酒後亂了本性所致，所以酒雖是「遮戒」不是「性戒」，但它的過失一樣不可思議。



二翰林擔水二

唐朝的裴休宰相，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他的兒子裴文德中了狀元，皇帝賜為翰林。裴休不希望兒子因為少年得志，造成心高氣傲，因此把他送到寺院裡修行參學，並寫了八句詩送給兒子作為警策，詩曰：

「含悲送子入空門，朝夕應當種善根；身眼莫隨財色染，道心須向歲寒存。看經念佛依師教，苦志明心報四恩；他日若能成大器，人間天上獨稱尊。」

其實這位翰林學士年紀已經不小，可是他父親還是不放心，要他從小和尚做起。法號「法海」的他，被分配做挑水砍柴的執事，工作十分勞累辛苦。看到寺裡的老和尚，每天就只是閉目靜坐，心中憤憤不平。但礙於父命難違，只得強制忍耐。一段時間之後，他終於按捺不住地開口道：

「翰林擔水汗淋腰，和尚吃了怎能消？」

這時恰好老和尚聽到了，微微一笑，也念了兩句詩回答他：

「老僧一炷香，能消萬劫糧。」

附註：叢林中，在大寮（廚房）裡替大眾服務，是很辛苦的，若能任勞任怨，其功德相對地也很大，多少知名的大禪師，都是在大寮中工作而累積功德資糧的。如唐時國清寺的拾得，就是在廚房中勤苦工作著；六祖惠能腰石舂米，破柴踏碓；民國初年的慧明法師，也當火頭多年，煮大鍋飯給大眾吃，他們都是在植福去障。可見福德的累積，不只是從誦經念佛中得，而是多方面都可以求得，尤其不要以為做粗重或骯髒的工作缺乏福德，只要你的願心具足，照樣功德無量。

何以老和尚會說：「老僧一柱香，能消萬劫糧」，因為他已悟得空性妙

理，故一柱馨香的供養功德，能橫遍十方，豎窮三際，與無為福德相應，不僅能消萬劫糧，更勝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珍寶的布施。因為無為福德之性，具有無量無邊的功德，老和尚體悟了這一層的道理，才会有如此的把握。



一相由

以前有一位

著，所以在她

「我對你那

做鬼，也不會

兩年後，她

還是情不自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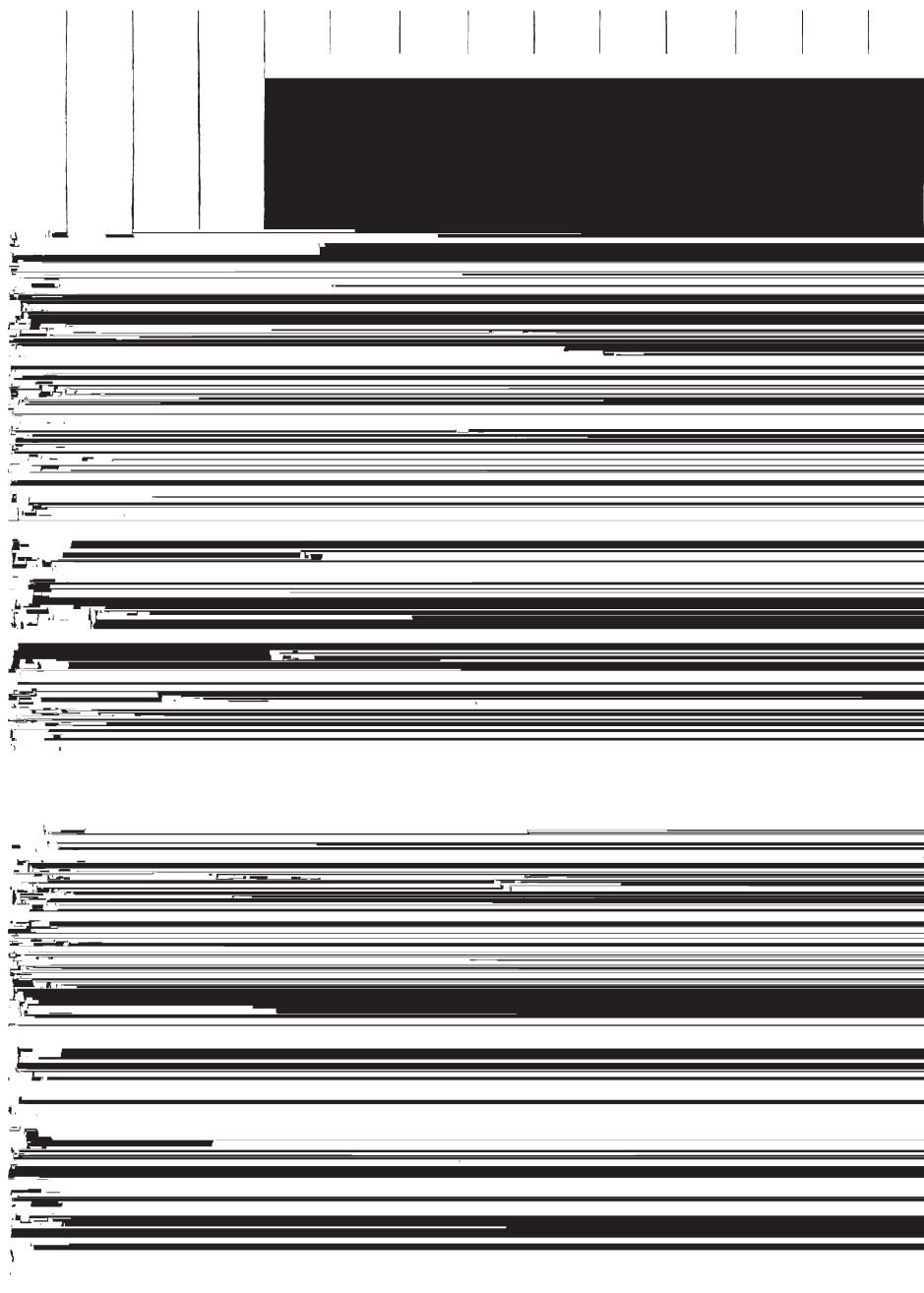
太每天都來找

交往的過程，

對他的一舉一







公案，否則徒然自尋煩惱。



二 著墨與留白

有一次國畫比賽，題目是「雪中的白鶴」。結果，一群畫家頓時舉手無措，不知如何下手才好。

記得小學時，課本中有兩則故事，也很類似。就是有一位大師，要考驗一群畫家的機智，於是出了兩個題目「深山何處鐘」及「踏花歸去馬蹄香」。結果，第一道畫題中，有人畫了一口大鐘在深山裡，加上一群人在旁傾聽著；也有人畫了一座山，山頂上有一口宏鐘，鐘旁站著一位小沙彌，正在敲著鐘；另有一位畫家，只畫了深山中隱約有一座寺廟，一位出家人，站在深山中，正在側耳傾聽，畫中並無任何鐘鼓。結果，他的畫卻獲大家的好評。

第二道畫題裡，有人畫了一匹駿馬，正踩著鮮花急馳而過；也有人畫滿了百

花，馬兒穿梭其間；另有人畫了一匹馬，無花亦無草，只是蹄旁有蝴蝶飛舞著，真是道盡了「香」的意味。

附註：在《大乘起信論》中說：「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惟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

雖然真如原本是離言絕慮之物，但倘認為它是不可知、不可說，而杜口默然，則吾等眾生，無由知之，終無信解之期，不能發揮自己所擁有的珍寶。於是有假借言說，來作積極說明的必要。借由此說明，才能瞭解真如為何物。這種勉強用言語來說明不可說的真如，便是「依言真如」。例如要在「一張白紙上，畫一隻白鶴，或一片雪景，若因為無法表出而作罷，則

絕不是好辦法。於是，用墨汁巧妙地烘托，白鶴或同樣，佛法要宣化於世間，流布於世間，即不能不所以，佛法雖然可以像維摩詰長者那麼默默無言，法的一般方法，到底是在不可說中，去強立言說，「得入」之意了。



二搖錢樹二

有一天，到一位友人家作客，看到客廳擺設得古色古香，還有一個「密」意甚濃的小佛堂，堂前供著一尊尊的神像，仔細端詳，才知道是黃財神、紅財神、白財神……，最讓我感興趣的是：神像前擺設著一棵小榕樹，樹上掛滿了許多用紅絲線捆綁捲著的千元大鈔。我實在是好奇心驅使，請問了友人的用意，他答說：

「我的皈依師父告訴我們，如果要求財，除了供奉本尊、財神外，還要掛上千元大鈔，愈多愈好，這樣就可以求得財源滾滾來」。

我更好奇地問他說：

「有效嗎？」他笑而未答。

這是我所看到最標準的一棵：搖錢樹。只可惜，好像未能替主人帶來令人滿

意的結果；但人的欲望是無止盡的，可能永遠沒有一棵能讓人類真正滿意的搖錢樹吧！

附註：宗教的信仰，是在提昇我們人類的生活品質，它是要用智慧去揀擇的，但因為「我執」未除，一旦信仰了某一種宗教之後，就一直認為他所信仰的宗教是最圓滿、最究竟，很不容易再敞開自己的心胸，理性客觀地比較思惟，甚至發現了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確有缺失遺憾處時，還以「容忍」加以包裝，或以「不敢違背神的旨意」囫圇吞棗帶過，更不用說能直接面對問題所在，加以深入探討，以致一錯再錯，瘡疤處就永久「金包銀」無法治癒。

密宗的修行，是講求身、口、意「三密相應」，亦即在三密相應之下，確能「即事而真，當相即道。」以為宇宙法界，當體即是大日如來，此大日

如來，具理、智二德。密宗的不思議境界，都與顯教的教理相符，絕無異幟。所以在密教的真正修行過程裡，規定需先學十二年以上的顯教教理，理路通了以後，才有資格學密法，可見學密教，若只學學念咒，打打手印，那就錯了！請問：若是如此的密教，與替人送終作作法事的「師公」（紅頭仔），究有何差別呢？



二 因人而異

趙州從稔大師，一直到八十歲左右，才定居在趙州東郊的觀音院，生活依然非常苦修。在他往後擔任四十年的方丈期間，沒有增添過一件傢俱，也沒有請求過一次津貼。雖然如此，但趙州從稔大師不曾被人遺忘。有一次，趙王去拜訪他，他卻坐在床上接見他，並問趙王說：

「大王，您會得我意思嗎？」

趙王回答說：

「不會。」

他便接著說：

「我自小就吃素，現在年紀已老邁，看到您來，也無力下床相迎接了！」

趙王不但不責備，反而對他更加尊重。第二天，趙王差了一位將軍送口信給他，他卻連忙下床去相迎。事後，他的侍者不解地問道：

「昨天趙王來時，您不下床；今天只是一位將軍來，您為什麼卻下床相迎？」

趙州回答說：

「您有所不知，第一等的人來，我在禪床上迎接他；中等的人來，我下床迎接他；末等的人來，我到前門去迎接他。」

附註：在上述的故事裡，可見趙州已不講世俗社交的禮儀，而是針對對方的精神需要，來作方便的教導。

有一天，蘇東坡準備去拜訪佛印禪師，事先寫信給他，要禪師如趙州禪師迎接趙王一樣，省略迎接的繁文褥節。在蘇東坡自己認為，已解得禪心妙

趣，要佛印禪師以最上乘之禮，不接而接和他相應和。可是佛印禪師仍然站在寺門迎接。蘇東坡不禁得意地嘲弄佛印，說道：「你的道行比不上趙州禪師的灑脫與豪放，怎麼也不免世間的俗套，白白浪費草鞋錢來迎接我呢？」蘇東坡以為佛印禪師這回必定啞口無言，甘拜下風，豈料佛印揮著蒲扇，悠哉悠哉地回答說：「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迎趙王；怎似金山無量相，大千世界一禪床。」蘇東坡看的是迎接的法相，佛印禪師卻於法、非法二相俱遣，以大千世界為一禪床，何曾有起臥之相？兩者之間，其意趣之別，尤如天壤，真悟與似悟，對境時即見真章。

元曉大師悟道趣談

唐高宗時，新羅（即今韓國）有一位元曉法師，他已讀過萬卷佛書，對於寺內的佛經，深覺不夠用了，於是與同門師兄義湘商量道：

「聽說中國玄奘法師，剛從印度取回很多珍貴經典，我們一同到中國一趟，以探個究竟，您意下如何？」

義湘聽了，拍手叫好說：

「我正有此意，只不知道找誰同行，如今師兄卻先一步邀我，真是榮幸之至！」

兩人在前往中國途中，有一天，經過一個戰亂過後的偏僻鄉下，時已黃昏，肚子又餓口又渴，只好找了一個小廟暫時棲身，他們看到神案前的供桌上，有幾

個糕餅之類的供品，由於飢餓難忍，只好合掌向佛菩薩稟告後，兩個人就拿起這些供品狼吞虎嚥，吃後深覺口乾，此時師兄義湘，突然覺得肚子疼痛不已，大師即外出尋找水源，在不遠的樹林下，看到一個水池，大師連忙用鉢取水，然後急奔回廟裡，兩人喝完水後，都稱讚此水極為甘美，身體頓覺清涼舒暢。等到第二天，兩人醒來後再度前往昨晚取水處取水，不料在池中發現一具腐爛多時的死屍，身上長滿了蠕動的蛆，兩人當場愣住了，想起昨夜喝進肚子那麼甜美的水，竟是如此這般，立即悉數吐出。

元曉大師受此刺激，靜下來反觀自我，悟到「萬法唯心造」的道理。同樣的水，為什麼昨晚喝起來如此甜美，今天看到實景後，卻起了反胃，這是為什麼？可見眾生對世間一切存在的事物或現象的好惡，都是憑自己心念來決定的，所以會隨心念的轉動而改變。

於是元曉大師告訴義湘師兄說：

「中國我想可以不用去了，若師兄仍堅決前往，我祝福您早日證悟回國來！」

附註：在《六十華嚴》卷十云：「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一切世界中，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諸佛悉了知，一切從心轉；若能如是解，彼人見真佛。心亦非是身，身亦非是心；作一切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

眾生因不知「萬法唯心造」，故心常隨境而轉，因外境是無常的，所以我們的心，也隨著變化無常，人生的種種苦惱，大都由此而生出。若能反觀己心，了達「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道理，則心不再受環境所迷，也不受世間名利、榮辱所惑，如此必能了卻生死，斷絕煩惱，而得到真正的解

脫。上述元曉大師的悟道經過，可以做為最好的佐證。



二瓶中鵝二

唐朝的陸宣大夫，向南泉禪師問說：

「古代有一個人，在瓶中養了一隻鵝，鵝漸漸長大，出不了瓶子。現在不能把瓶子打破，也不能損傷這隻鵝，請問您用什麼辦法使牠出來？」

南泉禪師叫道：

「陸大夫！」

陸宣回答：

「是！」

南泉禪師便說：

「出來啦！」

這時陸宣才悟到了自己的真性。

附註：故事中的鵝，其實就是我們自己的心識，瓶子代表著周遭的色、聲、香、味、觸、法等我執，緊緊地把自己包圍繫縛著，使得自己的心識不能自由自在，現在南泉禪師叫「陸大夫」，陸宣回答「有」，這是「本能」的直接反應，其中所經歷的只有第一剎那的一念，這一念卻是無雜染、無妄念，也就是自己的本來真性，如此一來，南泉禪師才告訴陸宣說「鵝已經出來啦！」你還在愣什麼！

其實禪宗的公案是沒有「標準答案」可言，只有靠你自己去體悟，若能切入主體的體性，不在相分裡打轉，才能有少分的見地可言，否則皆是「口頭禪」罷了！以上的陳述，就是「葛藤」，見笑了！

二現世酬報二

以前有一位無果禪師，在山林間潛修，以參禪為定課，二十幾年來都由一對母女護持供養。由於長久以來一直沒有明心見性，因此打算離開此山到他方尋師訪道，希望能得個消息。打定主意後，便將這個計劃告訴護持他的母女，這對母女也贊同禪師的決定，便連夜趕製一件棉衣，並且包了四錠銀圓送給禪師做為路費。

禪師接受棉衣和銀圓的供養後，當夜仍坐禪養息。到了半夜時分，見一青衣童子，手持幡蓋，帶領著一列鼓樂隊奏著音樂而來，在禪師面前放下一朵大蓮花，殷勤勸請禪師乘坐蓮台。禪師暗自思維：我是禪門中人，並未修習淨土善因，不應貪著此種境界。青衣童子又再三勸請，表示勿錯過吉時良辰。禪師便隨手拿了

一把引磬放在蓮台上。不久，童子及眾多樂人，便相繼離去。

第二天清晨，禪師正準備啟程時，護法的母女匆匆趕來，手裡拿著那把引磬，滿腹狐疑地問禪師道：

「這是禪師遺失的東西嗎？說來奇怪，昨晚咱們家中母馬生了一個死胎，馬夫在剖腹時，赫然發現禪師的引磬在馬腹之內，不知為何禪師的引磬會跑到馬腹裡去？」

無果禪師聽後，不禁冷汗直流，於是作了一偈：

「一襲衲衣一張皮，四錠元寶四個蹄；若非老僧定力深，幾與汝家作馬兒。」

附註：民間留傳著一個有趣的故事：有一個鬼魂，來到輪轉台正準備轉世投胎，差使問他道：「你轉世投胎後，是希望常施捨錢給別人呢？還是希望別人

常將錢施捨給你？」這個鬼魂毫不猶豫地回答道：「當然是希望別人常施捨錢給我啦！」結果他投胎轉世當一個乞丐。俗話說：「有捨才有得。」

布施心愈大，福報就愈大；若只知貪取、妄求不勞而獲，往往福報愈是遠離，而且所求愈不能如願。

無果禪師因未了生死大義，對於施主的布施無法消受，因此險些墮入施主家的馬腹中，披毛戴角酬還債務；也正因為無果禪師平日修持頗深，不貪著勝境妙果，才能免受馬腹的業報。可見因緣果報，都由我們自心去造作，關鍵就看我們自己的這顆心能否把握得住罷了！所以初學者，實有必需要借助「戒、定、慧」三不漏學來鞭策自己，切忌在「定慧」未成就前而忘了「戒」的重要性。

二 高帽子

有一位畢業多年的學生，回來找他的導師，在敘舊之餘，導師問起這位學生，最近在何地就學或就業，學生回答導師說：

「我到城裡只學些雜藝，並學會如何去讚美別人的方法，通俗一點說，就是如何替別人戴高帽子啦！」

導師聽後很不以為然地說：

「要學一些有用的學問，幹嘛學那些耍嘴皮的雕蟲小技！我最不喜歡人家對我戴高帽子。」

「我知道老師做人很正直、不虛偽、不喜歡別人替您戴高帽子，所以我對老師所說的話，句句都是實話。」

此時老師聽得很滿意，微笑著說：

「對！做人就是要正直、表裡如一，不要虛偽、矯揉做作！你還頗了解老師處事做人的態度嘛！」

於是師生兩人愉快地交談，盡歡而散。這位學生出來時，心裡暗暗地盤算著說：

「我又送出一頂高帽子了！」

附註：在世間法中，以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種，特稱「八風」。

一個人，如果心有所生，能安住正法，不為愛憎所惑亂，就稱為「八風吹不動」。

八風中的衰、毀、譏、苦四種，是屬於逆境的，只要我們能「忍得住、挨得過」，就是海闊天空，有沒有過關，自己的心裡最明白；可是利、譽、

稱、樂四種順境，則「難忍、難挨」得多，因為它們都會靜悄悄地登臨到我們的心頭，而我們卻渾然不知不覺，這就是為什麼在順境中，較難修行的緣故了。別忘了！以後如果有人在褒獎您時，千萬不能只在口頭上說些謙虛話，就表示自己安全過關了，記住！要打從內心反觀自己：「誰在起歡喜心？能起歡喜心的人是誰？誰？誰？……」一直追到山窮水盡，盡處亦滅絕，動靜二塵了然不生，自然就不會起「貢高我慢」心了！《大乘無生方便門》中亦說：「身體及手足，寂然安不動，八風吹不動。」願與大家共勉！



二滴水和尚二

有一次，儀山禪師在澡堂洗澡，因為洗澡水太熱了，就叫一位年輕的弟子提桶冷水，來沖涼些。這位弟子奉命提了水來，將熱水沖涼了後，便把剩下來的水，隨手就往地上一潑，儀山禪師看了，便大聲喝斥道：

「笨蛋！大小事物都有它的用處，何不活用它呢？譬如把剩下來的水，拿去澆樹或澆花，水仍舊是活動，你憑什麼要浪費寺裡的一滴水呢？」

這位年輕的弟子，聽到這番話，立刻反觀自我，竟然因此而開悟了。於是他將自己的法號改為「滴水」，這就是深受後人尊重的「滴水和尚」。

附註：懂得珍惜物力的人最有福了，所以在齋堂上，我們常會看到下列的對聯：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

「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

「一粒米皆從農夫汗中流出，半瓢水皆由僧人肩上挑來。」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始信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這些話語，都是在教人存正觀，懂得惜福，記得觀功念恩，切忌暴殄天物。佛經云：「佛制比丘，食存五觀，散心雜話，信施難消，大眾聞磬聲，各正念。」其中的五種觀想：

(1) 計功多少，量彼來處：自己計算自己的功德有多少，衡量今天所要吃的食物，是從那裡來的，是易得的，或是不簡單才有這頓飯可食。

(2) 忖己德行，全缺應供：思忖自己的德行有多大功德，能受供否？德行若全，接受應供，如果德行不全者，應生慚愧。

(3) 防心離過，貪等為宗：諸惡皆由貪心起，吃飯時最怕犯貪、瞋、痴之過

失，為防貪心之過，故不嫌好壞。

(4) 正事良藥，為療形枯：吃這頓飯，須先作觀，當作治病的藥，為治色身，因為色身如果沒有飲食，體力會枯衰，形體會乾枯，為此而食。

(5) 為成道業，應受此食：吃這頓飯的目的是要滋養色身，有健康的色身，才能修行，為了借假修真，故應受這些供養。

我們對每一件事事物物，都要「珍惜它、活用它」，猶如上述故事中，儀山禪師告誡滴水和尚一樣，讓它存在於這個世界上，都變成很有價值，那怕只是一杯水而已。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百丈禪師最先確立佛門從事耕種的制度，不僅一般僧眾，連主持寺務的方丈也要工作。尤其在他做方丈時，比任何人都更賣力工作，他那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座右銘，已成為各宗佛家的格言了。

百丈活到九十四歲的高齡，在他臨終前，曾有一段動人的故事。據說他的學生們因他年老，常勸他不要再工作，但他屢勸不聽，學生們只好把他的工具收藏起來，而他遍尋不得，便拒絕吃飯，最後還是他勝利了。

附註：百丈這種改革的重要影響，也許不是他自己所能預見的。他入滅於西元八一四年，而在三十年後，佛教遭遇到一次大厄運，就是唐武宗的滅佛，主

要的理由是經濟的問題。這次滅佛，一共破壞了四萬四千六百餘座寺廟，有二十六萬五百餘僧尼被迫還俗。

在這次佛教的大劫中，各宗派裡只有禪宗能夠倖存，而且更蓬勃發展開來。據史學家的研究，其中的原因不外有二：第一點是禪宗不須依靠宗教的附屬品，如經典、佛像等，因此即使被破壞了，他們仍然能夠發揮作用。第二點是他們不寄生於社會，他們最重要的一條清規是每天都要勞作。

最近日本的創價學會，提倡在工作中修行，一日工作一日修行，一日不工作就是一日沒修行。使得日本在戰後能造成經濟奇蹟，這實應歸功於他們所提倡「百丈清規」：「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祖訓。

二 自求多福 二

以前租房子時的房東，他的兒子考上大學，為了鼓勵兒子，房東問他最喜歡什麼？兒子答說：

「我最想要的是一部山葉D・T・越野機車，一來，我就可以不用和人家擠公車上下學；二來，也可以到野外遊山玩水。」

雖然年輕人騎機車喜歡超速，尤其是五速越野車，但房東為了不使兒子失望，還是買了。房東太太為了預防意外，特地到附近的恩主公廟，求了靈符掛在機車上，保佑一切平安。

事隔不久，車禍還是發生了！房東太太很氣憤，一怒之下，跑到求靈符的那間恩主公廟去理論，說：

「為什麼我來這裡求了靈符，我兒子還是發生車禍呢？」

那個起乩的乩童，也義正嚴詞地反駁說：

「妳來求我靈符，我確實也去保護妳兒子，可是妳兒子騎的是D·T·越野跑車，一衝就是時速一百多公里，我關某騎的雖是赤兔馬，可是也僅能到達五、六十公里的時速，怎麼追都趕不上妳兒子，所以發生車禍當時，我尚未趕到現場，叫我如何去保護他呢？」

在場的每一個人，聽了哈哈大笑，都說關老爺很靈信！

附註：一般人買車，都想到：板金要厚，最好有防撞鋼樑；煞車要好，能有A B S 電腦輔助煞車；萬一撞上了，能有個安全氣囊，緩衝撞擊的力量。可是，設備再怎麼好，若不遵守交通安全規則，還是會撞得稀爛不堪，所以說：「十次車禍，九次快。」若能從自己內心建設起：「安全是唯一通往

回家的路。」這才是解決「車禍」釜底抽薪的最根本辦法。

求個「靈符」掛在車上保平安，這是常見的事，可是「天助自助者」，儒家也說：「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誠應引以為戒！



二 多欲為苦 二

宋朝蘇東坡，在成名以後，養了許多姬妾，認為古代的騷人墨客，莫不像他這般的瀟灑倜儻。有一天，佛印禪師來他家作客，東坡想試試佛印的定力，就叫最美的小妾向佛印奉茶，並請他以小妾為題作首詩，佛印看出他的心意，即不慌不忙地寫道：

「十指尖尖捧杯茶，嬌容體態貌如花；東坡愛惜千金寶，小僧看成爛冬瓜。」

蘇東坡很不以為然，娶妻納妾又有何妨？佛印見他未能知其中奧理，只好用另一種方法來告訴他，於是就向他要了一壺水及六個火爐，然後就將那壺水，輪流在六個火爐上燒煮著，一直到最後，那壺水全都燒乾了，連水壺也燒爆了才停

止。天明後，佛印即揚長而去！

佛印這一次的實驗，終於讓蘇東坡醒悟，隨即遣退了所有的姬妾，跟佛印學禪去了。

附註：佛教經典中，對於「戒淫」說得最清楚的首推《楞嚴經》，而說這部經的因緣，是阿難想學佛陀「等慈」乞食，不「棄富取貧」或「棄貧取富」，結果路經淫室（紅綠燈戶），遭到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羅先梵天咒所迷惑，失去定力（當時阿難未與長老或羅漢結伴同行，且阿難只證初果位，故定力不足），將毀戒體。佛陀請文殊菩薩持「楞嚴神咒」往救，始解除惡咒威力，並帶回阿難及摩登伽女，由此因緣，佛陀才特別說《楞嚴經》，所以《楞嚴經》是以「戒淫」為緣來闡明佛理的。

在《楞嚴經》中，佛告阿難說：「阿難！云何攝心，我名為戒？若諸世

界，六道眾生，其心不淫，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淫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淫，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諸魔，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熾盛世間，廣行貪淫，為善知識，令諸眾生，落愛見坑，失菩提路。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斷心淫，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是故阿難！若不斷淫，修禪定者，如蒸沙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只名熱沙，何以故？此非飯本，沙石成故。汝以淫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輪轉三途，必不能出；如來涅槃，何路修證？必使淫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斯可希冀。」由上述經文所示，可知戒除「淫心」，是修行者重要的課題，也是入道之門。

五戒中，在家居士是要守「不邪淫戒」，也就是說：為了傳宗接代，家庭

的和樂，夫妻之間的正淫，是允許的。但是除了夫妻之外的不正常男女關係，均應被禁止。其實，要想由此人間，上升到四天王天，也得要守一夫一妻制才能往生，更何況想往生其他淨土呢？

就如近日最熱門的話題：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與前白宮的實習生莫妮卡·陸文斯基（MONICA LEWINSKY）之間的「性醜聞」案，也是因犯了「邪淫戒」所引起的，可見未守「不邪淫戒」，就連貴為世界領導地位的美國總統，雖已道歉連連，但仍是「身敗名裂」，是否會遭受國會的彈劾，尚未定數，這是他所始料未及的，大家宜戒之！慎之！



二盲人提燈籠二

以前有一位盲人，去拜訪他的朋友，當離去時，天色已晚，友人好意給他一盞燈籠，讓他提著照路回家。他卻說：

「您是知道的，不論白天或夜晚，我都是一樣拄著柺杖走路，燈籠對我來說是不需要的。」

友人其實也知道這一點，只是他多了另一層的考慮，說：

「這點我是知道的，但是您不提個燈籠，別人看不到您，也許就會撞到您了！」

「好吧！那就恭敬不如從命！」

這位盲人提著燈籠，走了沒多久，竟然被迎面而來的路人撞個正著，他很生

氣地說：

「你眼睛瞎了？我已經提著燈籠走路，你為何還來撞我這個瞎子？」

路人也從地上爬起來，搔了搔頭，很不客氣地頂回去，說：

「老兄！你有沒有看到，你燈籠裡的火，早就熄了！」

附註：我們常聽到「眼未開，道未見，只有盲修瞎練」的話，其實「眼」又可分

為五種：①肉眼：為肉身所具有之眼，見前不見後，見明不見暗。②天

眼：為色界天人因修禪定所得之眼，此眼不分遠近、前後、內外、晝夜、

上下都能看得見。③慧眼：為二乘人之眼，能識出真空無相，亦即能輕易

洞察一切現象皆為空相、定相。④法眼：即菩薩為救度一切眾生，能徹了

世間和出世間一切法門之眼。⑤佛眼：即具足前述四種眼的作用，此眼無

不見知，乃至無事不知，不聞，聞見互用，無所思惟，一切皆見。並能真

性常照，放大光明、照破諸幽暗，上自諸天，下至九幽，毫無障礙。在唐朝傅大士，有一首偈頌說：「天眼通非闕，肉眼闕非通；法眼唯觀俗，慧眼直緣空。佛眼如千日，照異體還同；圓明法界內，無處不含容。」對於此五眼的解釋，再恰當不過了！

大凡眾生之類，皆具此五眼，與佛無二無別，因四相六塵遮蔽，只有「肉團眼」一件而已！其實，在我們的修行過程中，若未能照見五蘊皆空、見到真常之理，而盲修瞎練，其與瞎子在夜晚提著燈籠走路相較，又有什麼差別呢？

※闕：音厂𠂔 意即「障礙」。

二海嘯二

海岸小平原上，住了百餘戶人家，在海邊的小山丘上，唯有一位老伯獨住著。

一天，老伯在工作休息時，拿起斗笠當扇子，扇了幾下由海上吹來有鹽味的風，隨手舉起茶壺，就著壺嘴粗獷地喝了一口茶，順眼望向汪洋的大海，心胸也隨之寬闊起來。

「奇怪！海洋的遠處什麼時候冒出一排大山呢？我怎麼都不知道！」

老伯為了慎重起見，揉揉雙眼再看一次。

「為什麼新山整排都會動呢？」

此時，老伯突然覺得大事不妙了，那一排的「新山」，莫非就是老祖母提

過，曾經在這裡發生過的「海嘯」？老伯直搖著頭，自言自語地說：

「不可能！不可能！那會造成莫大的災難！」

正在此時，老伯眼睜睜地看到那排「新山」又往前挪了一大步。直覺的反應，就瘋狂似地往山腳下猛喊著：

「海嘯來了！海嘯來了！趕快爬上山來！」

可是山腳下的人們，只是往山上張望著，根本就聽不清楚老伯在喊什麼，自然也不再理會他。此時，老伯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以他的速度跑下山去叫大家，再上來的話，已是來不及。就在此時，老伯突然心生一計：

「我把房子燒了，他們看到火燄，自然會上山來救火，對！唯有這一個最後的辦法了。」

果然山腳下的住家，看到山上老伯房子被火燒了，有慈悲心的人，立刻趕上山來救火，結果得以倖免於難，至於那些心存「幸災樂禍」者，都難逃海嘯的災

難。

附註：俗話說：「人急生智，狗急跳牆。」山上老伯在情急之下，雖出此下策「燒了自己的房子」，卻救了無數山腳下的人們，真是捨己救人，大功德一件。

反觀時下火災現場，常常擠滿了看熱鬧的人潮，消防車要進入火場，常被圍觀的人牆擋住了，消防人員為了滅火，已累得筋疲力竭了，但圍觀的人，卻少有人願捲起袖子來幫忙。記得有一次火災，是瓦斯氣爆，照樣湧進圍觀人潮，那料到瓦斯管線，連鎖爆炸，看熱鬧的人潮，也被火燄波及，狼狽而逃，此事實應引為借鏡。所以有火災，若能到火災現場幫忙救火，那是再好不過了；若自認為無法救火，那就幫忙疏散人員，到較安全的地方，或是自己遠離火災現場，讓有能力救火的人員，能順利進火場救

火，也算是功德一件。



二 金聖歎與關雲長 二

明末清初，有位秀才本姓張名采，後改姓金名喟字聖歎，據說他出生時，掛在客廳上的孔夫子像，竟然會喟然而歎，故得此名。明朝滅亡後，絕意仕途，為人狂傲不拘，但有才氣，博覽群書，都能通達，而且文章雅俗雜揉，灑脫異常。曾說天下才子書有六：一、莊子、二、離騷，三、史記，四、杜甫的律詩，五、水滸傳，六、西廂記。並對水滸傳、三國演義、西廂記等書作過評註，很有創意，頗為世間所傳誦。

他為三國演義作評註時，對於關雲長被斬一事頗感興趣。據說某日，路經一座關廟，入內瀏覽，看到關雲長的塑像，正義凜然，就對著塑像笑著問說：

「關雲長！關雲長！你的塑像多麼威風多麼凜然，可是不知你被俘砍頭時的

滋味如何？」

沒想到關雲長的塑像，竟然吹鬍子瞪眼睛，也回他一句：

「以後你自己就會知道了！」

事隔多年，清世祖順治駕崩，遺詔要巡撫以下，都要親臨府治，有人趁機告了縣令一些不法之事，不料告者反被繫獄，金聖歎便聯合諸秀才，到孔子廟前「哭廟」，因受此案牽連，被判腰斬於東市。當金聖歎被斬，上半身放置在「未乾」的油漆板時，關雲長現身其前，問道：

「以前你問我，頭被砍的滋味如何？現在，我倒想問你，腰斬的滋味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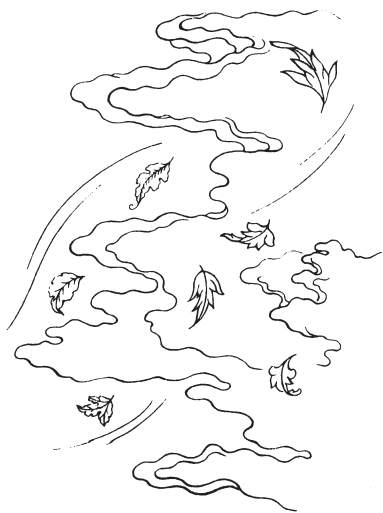
金聖歎用手沾著自己的鮮血，在板上寫著「慘！慘！慘！」三個字，即氣絕而亡。

附註：人生最悲慘者，莫過於死亡，尤其是「橫死」的。因為一個健康的身體，突遭外力的加害，瞬間要衰竭死亡，此時的神識，是被強迫擠出去的，猶如活生生的烏龜，脫離它的軀殼一樣地痛苦。所以，嚴法與酷刑不合人道的基本尊嚴，都應該予以捨棄。

其實，眾生的死亡，都是同樣的感受，只是人類的靈性較高，表現出來時亦較為強烈而已。尤其在人的神識將要離開軀體時，若心中帶有「怨恨不平、心願未了、放不下某件事情」時，亦即心未達「平靜」狀態時，其神識出離亦如「烏龜脫殼」般的痛苦。所以在人將死的那一刻，是「平時定力培養」的總驗收，因為此刻也是累劫「恩怨情仇」的角力場，凡是經不起考驗的，就容易墮落三惡道。因此，平時用功務必踏實，到了生死的緊要關頭，才能不受身心交迫與外在環境的影響，而提起正念，直登淨土彼岸。若仍怕自己定力不足，在臨命終時，最好能有人幫忙助念，讓您能借

助「他力」而安然往生。

有人說：「上蒼給了我們兩個眼睛、兩個耳朵、兩個鼻孔、兩隻腳還有一雙手，就只給我們一個嘴巴，意思是希望我們能多看、多聽、多聞、多走、多做，就是少說一點話。」佛教十戒中，詳細分析它，身業有三、口業有四、意業有三，所以口業上比較容易犯錯，我們要多警惕。上述金聖歎的故事，也可做為我們修行的一個借鏡。



二 浣花溪

在四川省成都市內，有唐朝詩聖杜甫的草堂古蹟，詩人總是離不開山水，所以杜甫草堂也面臨著一條小溪而建，溪名就叫做「浣花溪」。

浣花溪的溪名，說來很富傳奇性。相傳從前此地有位修行的禪師，因全心全意參禪，未顧及沐浴與更衣，加上身染怪病，全身奇臭無比，不但無人敢靠近，就是遠遠聞到那股臭味的人，也都避之猶恐不及。只有一位窮困人家的小姑娘，很同情他的處境，不但不在意他的惡臭，還主動發願為他洗滌衣服。說也奇怪，每次從那髒臭的僧袍中洗出的污垢，都會自動聚集在一起，結成一朵蓮花，她一共洗了一百次，溪中也結成了一百朵蓮花。更稀奇的是這位小姑娘，每洗一次僧衣，容貌就變得更漂亮一次。有一天，這位禪師來向這位小姑娘辭行，說：

「感謝施主不嫌棄老納的惡臭，為老衲洗滌僧衣，今日有事要遠行，特來向妳辭行，一年後，若宮中選妃，望施主能參加。」

一年後，朝廷果真公布要選嬪妃入宮，這位窮困人家的小姑娘，竟然中選了，全家也因此而脫離了貧窮的困境，她就是後人所傳頌的「蓮花夫人」。

附註：「福報」是靠布施、供養功德累積而來的，尤其是一念「至誠心、清淨心、利他心」，所感得的功德更是無量無邊。昔日佛陀在印度沿街托鉢乞食時，路邊有一群小孩在辦家家酒，其中有一位小女孩，見到佛陀莊嚴的威儀，心生敬意，隨手拿起家家酒中「扮飯」的沙粒供養佛陀，佛陀的隨從侍者，欲向前攔阻，卻被佛陀制止說：「她的供養是出於誠心誠意的，所以功德無量，來生她會在東方震旦國，出生為王，宏揚我佛法。」若依此預記，應該就是唐朝武則天。她所寫的開經偈：「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

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真叫人嘆為觀止。

供養的福報，也因所供養者的修持高低而有差別。供養善人的功德，比供養惡人大；供養證果位的阿羅漢的功德，比供養善人大；供養辟支佛的功德，比供養阿羅漢大；供養菩薩的功德，比供養辟支佛大；供養佛陀的功德，比供養菩薩大。所以，武則天乃因曾於過去世的一念清淨心供養佛陀，得以享受帝王的福報。上述故事中的蓮花夫人，也因一念真心供養阿羅漢，而可以貴為嬪妃。

如今，佛陀已涅槃，菩薩、辟支佛、阿羅漢又不知到那裡去找，我們將如何去做供養的功德呢？其實，只要能在佛、菩薩像前，誠心供上鮮花、水果、香等，遍一切處佛、菩薩的法身，均能感應道交難思議。或者能依佛經中的教理切實去行，甚或以佛經中的一句一偈為他人解說，都比前面的布施供養的功德更大、更勝，因諸供養中，以法供養最為殊勝。如此，您

還怕沒有地方供養佛、菩薩嗎？再來就是您信與不信以及願意或不願意去行的問題罷了！



二 靈骨塔

據報載：日本有座寺廟，歷史很悠久，連起了三、四座靈骨塔，都覺得不夠使用，但寺產有限，無法再蓋新的靈骨塔。寺方為了這件事，特別開了多次會議，看能否集思廣益，擬出一套辦法來。可是開了好幾次會，大家對於此種情形都一籌莫展，最後住持提出一項方案，他說：

「已往生的先人遺骨，當然不能任意遺棄，但若不另做處理，新往生者將無處安置，我們想對往生者的子孫做一次調查，若將他們的祖先骨灰，用水泥及細砂攪拌在一起，然後再請雕塑家重新塑成一尊佛像，再供他們的子孫及善男信女等參拜，如此做，不知能否得到認同？」

經調查結果，深獲往生者的子孫熱烈回響，於是寺裡多了一尊「眾生佛」，

來膜拜的善男信女及往生者的子孫，都以對「佛」一樣的敬意來禮拜，同時也解決了靈骨塔空間不足的問題，可說一舉數得。

附註：今年（民國八十八年），台灣發生了近百年來最大的九二一集集大地震，隨後餘震不斷，許多寺廟的靈骨塔相繼倒塌，骨灰散落滿地，讓往生者的子孫看了都心酸不已，這是天災，也無法追究責任，但又不知如何處理才好，日本人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鏡，

只不知台灣特別重視「堪輿風水」的民情風俗，能否接受這種建議？

在《華嚴經》裡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眾生若能將八識轉成四智，當下不就成了「如如之佛」了嗎？「佛」與「眾生」，實在就是一體的兩面，只在於我們一念「心」之間能否轉化而已，若是在「佛」的層次來看，「眾生」都是未來佛，只因眾生自己起了「分別心」，才把「心、



佛、眾生」區隔得天壤之別。

如果有一天，台灣果真也出現了一尊由眾生骨灰塑成的「眾生佛」時，您會向他如儀的頂禮叩拜嗎？

一指與月

六祖慧能禪師自從黃梅弘忍大師處得法歸來，住在韶州曹侯村，沒有什麼人知道，只有劉志略居士，對六祖慧能禮遇甚厚。志略有一位姑媽出家為尼，名叫無盡藏比丘尼，她常誦《大涅槃經》，六祖一聽經文，就知《涅槃經》的妙義。有一天，無盡藏比丘尼來向六祖請益說：

「我研讀《涅槃經》多年，卻仍有很多地方不甚了解，還請你不吝指教。」

六祖回答說：

「我不認識字，請您把經文唸出來給我聽，我再給您解釋。」

無盡藏比丘尼笑著說：

「你連字都不認得，如何能了解經中的真理呢？」

六祖也很莊重地回答說：

「諸佛的妙理，與文字並不相關。妙理猶如天上的明月，而文字就像您我的手指，手指可以指出明月的所在，但手指卻不是明月，看明月也不必一定要透過手指才能看得到，不是嗎？」

無盡藏比丘尼言下領悟了六祖慧能的玄義，再也不敢有輕慢的心態。

附註：《金剛經》上說：「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兩邊都不要執著，就是因為取法則滯於法，但性中本無法。取非法則泥於空，又不能不假法以悟性。所以用舟筏來比喻，渡了河，不得不捨筏而登岸。意思就是既悟得本性，已無所謂法，若未悟本性，徒執非法（真空無相）之相，還是不能度生死。《禪錄》云：「汝無拄杖子，我

給你拄杖子；你有了拄杖子，我奪卻你的拄杖子。」這就是教人捨法破法執，唐朝傳大士說：「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舟。」也就是假法悟性的意思。

語言文字只借用來表達真理，目的在幫您達到悟境而已，若將文字誤以為是真理，不正像誤以為手指是月亮一樣可笑嗎？



二 騎驛尋驛

唐朝有一位慧海禪師，在初次參訪馬祖道一時，馬祖道一問他道：

「你來我這裡，有什麼事嗎？」

慧海回答道：

「我是為了求佛法而來的。」

馬祖道一說：

「我這裡連一樣東西也沒有，你跑來這裡求什麼佛法？你自家寶藏不照顧好，離家亂走，那裡有什麼佛法可求？」

慧海無奈地問說：

「請問禪師，什麼是慧海的自家寶藏？那個是慧海的本來面目？」

馬祖道一告訴他說：

「現在問我的那個當下就是你的寶藏，一切具足，全無欠缺，你何苦向外尋求呢？」

附註：昔日清遠佛眼禪師認為，學禪的人有兩個通病：一是騎驢尋驢，一是騎驢不肯下。騎驢尋驢的毛病比較容易體會，當你的心向外攀緣追逐時，便忽略了內在的寶藏，自然是徒勞無功。正如天堂本在你的心中，可是你卻向外求玄。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煩惱，就是由於這種顛倒夢想而造成的。

第二種病比較微妙難治，原因是你已經不再向外尋求，而且也知道自己騎在驢背上，你也體會到內心的那股寧靜，遠比從外物所得的快樂更為甜蜜。但最大的危險是你過份迷戀它，反而會失去了它。

一心無罣礙

晉朝有一位慧嵬禪師，在深山中修行禪坐，突然來了一個無頭鬼，形狀甚是恐怖。慧嵬禪師看了一下，便向那個無頭鬼說道：

「沒有頭很好啊！這麼一來，就永遠不會有頭痛的煩惱啦！」

無頭鬼聽了，立刻變成一個無身軀的鬼來。禪師看了，又向那個沒身軀的鬼說：

「沒有身軀也很好啊！以後就沒有痛癢的問題了！」

鬼聽後，又立刻變成缺手缺腳，只有一個頭的怪物，像車輪一般地滾過來，慧嵬禪師再告訴他說：

「這樣更好，沒有腳就不會亂走，沒有手便不會亂拿別人的東西！」

這個鬼魅看到自己已用盡了百般的方法，都沒有辦法嚇跑慧鬼禪師，自己只好沒趣地一溜煙跑了。

附註：唐朝也有一個很類似的故事：神秀的徒弟道樹禪師，曾和幾位學生住在山上潛修。有一天，突然來了一個江湖術士，衣著故意破爛不堪，講起話來又自大又粗曠，並能隨意變化成魔鬼、菩薩、羅漢等形象。道樹的徒弟都非常驚恐，心有掛礙，不知道這個術士又會變出那些怪異的花樣來？這個怪人就這樣作祟了十幾年。有一天，終於消失了，不再出現。道樹對他的徒弟說：「這個術士為了欺騙人心，使出千方百計，但我應付他的方法，只是不見不聞。儘管他的詭計層出不窮，總有用完的一天，而我的不見不聞卻沒有終了。」

「罣」是被網罩住，心不得自由；「礙」是受阻，停滯不前的意思。到底



被什麼牽罣障礙呢？簡單地說，就是對自我所見、所聞的幻相加以執著，就會心生罣礙而有所恐怖。俗話說：「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以不變應萬變」這兩句箴言，可以說是最好的註腳了！

二寬恕二

臺南有座「秋茂園」，園內遍植芒果、荔枝等果樹，不設關防，水果成熟時，任何人都可以入園摘食，無需付費。

種植這一片果園的人是黃秋茂，臺南人，三歲喪母，童年孤苦伶仃，曾因闖入別人果園摘食水果時，慘遭狠打。後來，他在日本經商致富，就回故鄉臺南，興建一座「開放式」的果園，來完成他童年所許下的心願。

附註：明朝末年，有位流寇張獻忠，小時因受到有錢人家的凌辱，發誓有一天得勢，必殺盡這類有錢有勢的人家。後來當了流寇，殺人醃肉當糧食，還別出心裁，立了「七殺碑」，內容寫著：「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

二天助互助者二

有一位農夫，因他所種植的玉米品質很好，連續好幾年都得到政府所頒發的「傑出農民獎」，同鄉鄰里也很讚賞他。

有一次，新聞記者來訪問他：

「請問您是怎樣努力，才能種出那麼好的玉米？」

他笑咪了眼說：

「其實我也沒做什麼，只是每年把優良品種的種子，分贈給我的鄰居左右去種而已！」

「為什麼您要這麼做呢？」

他又繼續解釋道：

「因為我的鄰居左右所種的品種，如果是屬於次等的，在花粉傳授時，我的玉米也會受到影響，因此就長不出好品質的玉米來；所以我會很在意我的鄰居左右所種玉米的種子，是否也和我的一樣好。」

這就是佛家所說的：創造相同的業因，才會有共同的果報。

附註：宇宙萬有，無論是人畜花木等生物或山河大地等無生物，都是由地、水、火、風四大性所構成，而構成這些的原動力，實在是「業」。所謂的業，就是從我們的身、口、意三處所發的三業。一切的行為、所作、行動、作用、意志等身心活動，都在因果關係中，由過去延續下來，而形成一股力量，成為善惡、苦樂因果報應，及前世、今世、來世等輪迴的思想。

在佛教的教理上，盼望經由大家共同的努力，創造出一個「理想的業因」，這個業因，就能形成一個理想的淨土，這個淨土可以是未來的「西

方阿彌陀佛極樂淨土」，也可以在現世裡就能實現的「人間淨土」。前面所舉的故事，這位農夫的作法，就是製造一個「理想的共同業因」，而創造出美好的玉米生長淨土環境。若他只為一己之私，不願意將自己優良品種的玉米種子提供出來，「共同業因」的條件必不充足，自然「理想的玉米標準」就無法達成。

老子在《道德經》上說：「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也正在說明其中道理的妙趣哩！



二 死亡的藝術 二

洞山良价禪師在感覺到自己度緣已盡時，他便洗臉沐浴，穿上長袍，敲鐘向大家辭別，然後端坐著不再呼吸。大家看到這種情形，如喪考妣似的大哭，突然洞山張開了眼，對哭泣的和尚說道：

「出家人要能心不染著於物，才是真正的修行，生老病死是人的常情，悲慟又有什麼益處呢！」

於是他便吩咐主事的人辦「愚人齋」。僧眾們知道齋後，便要離別親愛的老師，都不敢速辦。一直拖了七天，才把齋食辦好，洞山和他們共吃。餐後，又對他們說：

「清靜一點，不要吵我，做一個僧徒，當別人臨命終時，千萬不要喧動。」

於是他回到方丈室，端坐長逝。最令人難忘的是他一直到臨終時，仍然保持著那種特立獨行，而又平實質樸的精神。

附註：學佛的行者，除了祈求在今生今世能明心見性外，也盼望在臨命終時，能安然自在的往生。古時的大德們，留下了許多典範，除了上述的洞山良价外，就像大愚良寬禪師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於唐玄宗天寶二年一月六日圓寂，臨終前，他表示：死亡就如睡眠一般，當死亡來臨時，此刻最為美好，不要對過去、現在、未來，有所住著，無心的享受死亡的寧靜，才是入佛的門徑。他留下一首和歌：「春意在枝頭，杜鵑深山啼；紅葉風捲去，無影亦無跡。」

死亡不僅是肉體上的，它還涵蓋了我們身心世界的每一個念頭的生滅，如：當富貴死亡時，當愛情死亡時，當地位死亡時，當權力死亡時，凡所



有世間的境界壞去死亡時，因緣業風襲捲時，我們上下無所依附時，能否回頭尋個無影無蹤，春意十分的內在世界呢？

二老婆心切二

黃龍祖心禪師和詩人黃山谷兩人相交甚密，有一天，黃山谷請教黃龍禪師學禪修道的祕密。黃龍回答說：

「孔子不是曾經說過：『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嗎？你對這些話有什麼想法？」

當黃山谷正要回答時，黃龍便插嘴說：

「不是！不是！」

弄得黃山谷莫名其妙。

又有一次，黃山谷陪黃龍遊山，黃龍便問：

「你聞到桂花香嗎？」

黃山谷回答說：

「是的。」

黃龍又說：

「你看，我一點也沒有隱瞞你吧！」

黃山谷言下大悟，深深的作了一個揖說：

「你真是老婆心切！」

黃龍禪師笑著說：

「我只是希望你早日回家罷了！」

附註：禪宗的悟，是要你從心坎裡透徹到全身的悟，這種悟真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實在無法向外人道得，除非你自己也親自去嚐一嚐，便一切了知，如果別人能告訴你的，那都不是自己的悟境，一點也不受用。黃龍禪

師希望黃山谷回的是什麼「家」呢？其實這個家就是禪和子日夜所追求的「本來面目」境地，它是最親切、最自然的，早已表露在春花秋月，或是青山綠水中了，一切都現成的呈現在眼前，自然之門敞開的，道就在其中；可是黃山谷不知，偏要拼命尋找個秘密法門。所以黃龍暗示他，一切都是現成的，只要他捨高深而歸於平淡，回到那個他曾經迷失了的「家」去就可以了。



二 種子與果實

有一位年輕人，在作夢中進入了一家百貨公司，櫃臺後面站了一位天使。年輕人問天使說：

「請問你們店裡面賣些什麼東西？」

「你想要的我們都有賣，請問你要買什麼？」

於是這位年輕人思索了一下後說：

「那麼我想要這個世界上永久和平而沒有戰爭，到處豐收而沒有飢荒；貧窮的人都可以獲得良好的照顧，富有的人都心存大布施；讓這個社會上的人，都充滿著關心與互助……」

這個時候天使打斷了這位年輕人的話說：

「抱歉！年輕人，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們這裡只賣種子不賣果實。」

附註：我們在羨慕人家的輝煌成就時，往往忽略了他人背後的努力；果實雖然甜美，但播種的過程卻是辛苦的！由於大部分的人都不勤於耕耘，所以也就得不到美好的果實了。據說大發明家愛迪生，在做電燈的實驗時，已連續失敗了九十九次，朋友都勸他放棄這個實驗，可是愛迪生卻告訴他們說：「我已經知道了九十九種方式是錯誤的，換句話說，我也就更接近成功十九步了！」由於他的堅持與努力，終於實驗成功，也使我們在夜晚裡，能大放光明，真是功德無量！

雖然每個人都有「悲天憫人」的善念種子，可是，如果我們不去散播這些善念種子、滋潤與耕耘，種子依然只是種子，永遠沒有開花結果的一天。那位天使一點兒也沒說錯，「人間淨土」的果實是需要大家來努力打拚完

成，絕非能坐享其成，但願大家都能有發明家愛迪生的實驗精神，如此，我們所預約的「人間淨土」終將實現。



二神仙也怕劫來磨二

北宋年間，蘇州吳縣出了一位歷史上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文學家，他叫「范仲淹」。在他年輕求學時，家境貧困，常到附近寺廟讀書。有一天午後，書讀累了，正覺得昏昏欲睡時，恍惚間看到一隻瓢蟲，匆匆忙忙鑽入他的書本內，他無意去理會就不知不覺地趴在書桌上睡著了，直到天上響起一陣雷聲，才把他驚醒。

一會兒，雨過天晴，空氣非常清新，范仲淹又振作起精神，想繼續看書。當他翻開書本時，剛才鑽入書中的那隻瓢蟲，馬上展翅飛出來，搖身一變，竟成八仙中的呂洞賓，並且用很恭敬的態度向范仲淹行了一個大禮說：

「剛才多蒙恩公相助，感激不盡！」

范仲淹訝異地望著他說：

「我何時幫過您呢？」

「恩公您有所不知，我乃八仙中的呂洞賓，每經五百年，就有一次雷劫，因恩公您本是天上的文曲星君，為了救度眾生，才下凡來人間。剛才我被雷神追殺時，雷神就是看到您在護衛著，才放棄攻擊我，今日我才得以逃過此劫難，實在感激萬分。」

呂洞賓又接著說：

「往後恩公仕途順遂，如需我幫忙的地方，只要您直呼我名號三次，我必定急赴現場幫忙。」

說完後，再三禮拜，退後三步，自然隱去。

附註：古人說「神仙自有神仙作，那有凡人作神仙。」其實，不管是神仙或凡夫，

只要你未能「空」去我執，都是三界內的常客，那怕你有飛天入海的神通

本領，依舊在六道中輪迴，只不過壽命較長而已！如：四天王天的一晝夜，是我們地球的五十年，他們的壽命長五百歲；忉利天一晝夜，是我們的一百年，壽一千歲；夜摩天一晝夜，是我們的二百年，壽二千歲……如此加倍類推，直到三界頂「無色界的非想非非想處天」，壽命長達八萬大劫之久，即使如此長壽，亦未出三界，命終後依然流落在六道中，輪迴不已！

至於神仙的劫難，其實就是福報已盡，此時若未悟「般若空理」，無法去執解縛，一切業報馬上現前，畜生、餓鬼、地獄、天上、人間，如輪子般忽上忽下，輪轉不已，實難有出期！就連貴為玉皇上帝（釋提桓因），也曾因福報已盡，需投胎為驢子，幸有佛陀教他持誦《般若波羅密多》，福德得以復原，為報佛恩，往後只要有人誦持《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玉皇大帝一定會派遣他的使者，加以護持。

二 綿綿陰雨二人行 二

從前有一位禪師，上座開示道：

「今天我有一個題目要考大家，看大家智慧如何？」

全場大眾鴉雀無聲，都在等待禪師的題目，看誰能悟得其中的「奧理」。

「『綿綿陰雨二人行，奈何天不淋一人』，誰能說出其中的道理？」

大家一聽，題目並不難嘛！於是大家陸續發表高見，徒弟甲不假思索地說：

「因為有一個人穿了蓑衣，另外一個沒蓑衣穿。」

禪師只搖搖頭，徒弟乙接著說：

「因為是局部性陣雨，所以有一個被雨淋到，另外一個沒被淋到。」

禪師仍舊搖搖頭，徒弟丙也接著說：

「因為有一個人走在路中間，另外一個人走在屋簷底下。」

禪師還是搖搖頭。

「……………」

大家把可能的因素都說盡了，只見禪師仍搖著頭，於是大眾又寂靜無聲，等待著禪師的高見。禪師看到大家都不再發表意見了，才慢慢地說：

「你們都執著於『不淋一人』的文句，當然就無法發現真相。其實『不淋一人』不是正告訴你說，兩個人都被淋濕嗎！」

附註：般若依其性質可分為：一、文字般若，二、觀照般若，三、實相般若三種，

諸佛菩薩，從其親證的實相理體，假借文字語言的方便，以開導一切有情，使其解悟者，稱為「文字般若」。若行者修觀時，心光內凝，照了諸法，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之相，不可以「有無」等去敘述它，也不可以「大

小」等去計度它，非凡夫的心理所想像，也不是世俗的言論所能指陳，所謂心行處滅，言語道斷，無可表達，無可取著，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所以《法華經》說：「唯佛與佛乃能究竟諸法實相。」

以手指月，月亮不在指頭上；用文句指出真理，真理不在文句上。若光在文句上推敲，結果只會在文句上打轉，見不到真理。「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這是禪宗立宗的基礎及體驗的方法。亦即是一切經教之外，另傳承一個修行的方法，他的特色就是不執著在文字堆裡，直接用能見的心，去見真如的本性，用這種方法體證佛的境地而直了成佛，直接了當，不拖泥帶水，所以若非上根或上上根器者，實難悟入。

二種松老人

唐朝時，有一個人（缺漏了姓氏），很想出家修行，於是就跟太太商量說：「我今年已三十歲了，想入山去修行好嗎？」

太太阻止他說：

「現在事業未成，等幾年再去也不遲！」

聽了太太的話，此事就按下不提。到了四十歲，他又再跟太太提起入山修行的事，太太也再向他說：

「你看！我們的兒女還小，等我們的兒女長大成人，再去也不遲啊！」

這次又聽了太太的話，也沒去成。一轉眼，五十歲到了，他又再一次跟太太商量，太太仍舊告訴他說：

「再寬待幾年，等兒女成家立業後再去吧！」

所以此次也沒去成。誰知五十五歲那年，太太去世了，連一對兒女也相繼死了。家中一切缺人照管，到了六十歲也無心去修行。一直到了七十歲，自己才來寺中，要求持齋受戒，四祖道信禪師即對他說：

「已老到這個地步了，才想要來寺中修行，你能作些什麼事呢？如果你有辦法的話，再轉一個身體來，我等你！」

就隨便分配給他一個工作，到寺前寺後種松去。

這位種松的老人，愈想愈氣，三十、四十歲時不能來修行，七十老翁如何修得動，當晚他入定中觀察，妻子早已轉世投胎，而且已十五歲了。於是他心意已定，辭別了四祖下山去。一天，來到一條溪邊，遇到他的前世妻正在挑水，隨即往前作揖道：

「老衲因趕路忘了路程，現在已近黃昏，怕再也趕不到前面一個村子，可否

暫借府上一宿？」

他的前世妻看他老態畢露，又是一個修行人，實在可憐，就答應帶他回家問問父母的意見，結果得許一宿。不料，第二天一早，這位老修行人竟被發現已經過世了。而他的神識竟然不散，凝聚在他家門前的一顆梅子上。

有一天，他的前世妻，發現門前梅樹上，竟有一顆梅子長得特別熟黃，順手摘下吃了，說也奇怪，從此竟有身孕。父母責怪她敗壞門風，一怒之下，把她趕出家門，但她自我反省，並無作出什麼不軌的事情，一度想自殺以了殘生，又心有不甘，想將胎兒生下來看個究竟，到底是什麼怪物？分娩期到，安然產下一名男嬰，一怒之下，丟入河中，沒想到河水竟迴漩漂流回來，連試數次，依然如故。

心想：

「此兒水溺不死，莫非以後有大福貴，不妨暫帶身邊扶養長大再說吧！」

母子二人即以行乞度日，每日兒子手指往西，即往西行乞，必得大豐盛；若

不依兒子所指的方向，當天就會挨餓，屢試不爽。

一天，母子行乞經過一間寺廟，母親將小孩放在寺中玩耍，忽在寺中正殿撒起尿來，適巧四祖道信禪師來到正殿，看到了這一幕，就問說：

「這是誰家的小孩？放在這兒隨地撒尿，這是佛堂所在，不得無禮！」

童子隨即回答說：

「到處都有佛，請您告訴我，那裡沒有佛，我就到那兒去尿尿！」

四祖一聽，這小孩答話頗帶有禪宗機鋒，但不在意。便問：

「小孩子！你姓什麼？」

童子答說：

「我無姓（性）。」

四祖又問：

「那你來這兒作什麼？」

童子說：

「我要來這裡修行成佛啊！」

四祖笑著說：

「小孩子！你年紀這麼小，那知道什麼修行成佛的事？回去！回去！」

童子反駁說：

「七十修行嫌我老，三歲修行嫌我早。」

四祖頓然憶起往事，知是種松老人換個身子又回來了。即告訴小孩的母親說：

「妳的小孩前世與我有一段佛緣，就留在寺中，我會幫妳撫養長大。」

這對一個乞婦來說，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故連忙拜謝而去。

四祖給童子取法名叫「弘忍」，後來修行證果，得傳衣鉢，即為禪宗五祖，建立東山道場，大弘禪宗門風。又達摩祖師來中土，均以《楞伽經》為印證所依

的經典，五祖改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為傳心法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遂成為家喻戶曉的佛教大乘經典，五祖功不可沒。

附註：古德常告誡我們，若有人發心要出家修行，應予以讚歎，不要橫加阻擾，否則罪過不小。因出家修行，持戒護法，進而說法度眾，功德無量。但在佛戒中，未成年的人要出家，需得父母同意；已婚的人，同樣需得到對方的應允，才算合法理。問題是：父母對兒女，或夫妻之間，常因「情」的牽絆，割捨不得；或因對人生認知與體會上的差距，而造成一種難以解決的障礙，甚至變成盲目地反對佛教的出家制度，或是對佛教僧團的敵視，這些都是由於我們自己堅固的「我執」所引起。因為在我們未證果、得神通自在以前，實在難以究竟了知一切「因緣果報」事，此時，若隨便妄加斷言，可說是不智之極。

二舍利弗頭痛的因緣二

須彌山下有兩個鬼王，閒來無事到娑婆世界遊一趟，巧經舍利弗打坐的地方，發現有座金山閃閃發亮，兩鬼王互相議論著，鬼王甲懷疑著說：

「我來娑婆世界好多趟，怎麼沒看過這座金山？」

鬼王乙觀察了一段時間後，回答鬼王甲說：

「這是一位修行成就者，在入三昧定中，所現出的瑞相。」

鬼王甲露出雄壯的手臂，炫耀著說：

「我的力量也是不可思議，你認為憑我的力量能否摧毀這座金山？」

鬼王乙百般地勸阻著說：

「千萬不可！若你打了他，會因為你傷到已證果位的阿羅漢，而受到下地獄

的果報。」

鬼王甲嗤之以鼻地說：

「我才不信這些邪事，你不要再說了，等著看好戲吧！」

鬼王乙還來不及攔阻，鬼王甲早已打出了兩拳，只見金山左右各晃了一下，仍舊安然無恙，可是卻見不到鬼王甲。鬼王乙運起天眼查看，發現鬼王甲已墮落到地獄中受苦了！

舍利弗從定中起來，忽覺頭痛不已，自認為早已證四果羅漢，不可能會再生病，今日怎麼會頭痛，於是去請示佛陀，佛陀安慰舍利弗後，並告訴他前世一段因緣：

「這個鬼王住於須彌山下，力大無比，他的一掌，可以打碎半個須彌山。今天因你已證得四果阿羅漢，並能深入般若三昧定中，所以只感受到頭痛而已。這正因你前世為比丘時，內急上廁所，未依佛制，需先叩門三下，警告糞坑中食糞

的鬼眾離開，致使大便打中正在糞坑裡吃糞的食糞鬼頭部，他因此懷恨在心。今世小鬼已修成鬼王，此恨的因緣未消，才有今天你的頭被打的果報。」

附註：「戒」音譯為「尸羅」，意即指行為、習慣、性格、道德、虔敬，為三不漏學、六波羅蜜之一。廣義的戒，凡善惡習慣皆可稱為戒，但一般都限指淨戒、善戒，尤其特別指為出家及在家信徒制定的戒，有防非止惡的功用。在佛陀住世時，舉外道所作之非行來教誡佛教徒，並非如「律」之隨犯隨制，故於「戒」時，不伴以處罰的規定，而是由自發性的努力為他的特徵。如此說來，戒和律本應有所區分，但後人往往將此二者混用。一般謂戒為三藏中之律藏所說者，以戒為律之一部分，而以律為詮說戒之典籍。依「別解脫律儀」中所說戒的內容有：

(1)五戒：此為優婆塞（在家男信徒）、優婆夷（在家女信徒）所守。

(2) 八關齋戒：為優婆塞、優婆夷於一日一夜學習出家所守的戒。

(3) 十戒：此為沙彌（未滿二十歲之男出家眾）、沙彌尼（未滿二十歲之女出家眾）所守之戒。

(4) 六法戒：係沙彌尼於受具足戒之前二年間所守之戒，即所謂式叉摩那（學法女、學戒女）所學戒。

(5) 具足戒：又稱具戒、進具戒、近圓戒、大戒。此乃比丘、比丘尼所守之戒，分別為比丘共二五〇戒，比丘尼共三四八戒。

此外，《瑜伽師地論》卷四十舉有「三聚淨戒」，可作為大乘菩薩戒之代表。即：

(1) 攝律儀戒：指遵守佛制，防止過惡。

(2) 攝善法戒：指進而行善。

(3) 攝眾生戒：又作饒益有情戒，指教化眾生，使得利益。

大乘律典《梵網經》，列有十重禁戒、四十八輕戒，共五十八戒為梵王大戒。

真言宗有「三昧耶戒」，意謂「平等戒」，即立於三三平等之理，說佛與眾生之身、口、意三密絕對平等。此一真言秘密戒，係以眾生本具之清淨菩薩心為戒體，而以法界無量之萬德為行相。在《大日經》說四重禁戒，即：(1)不應捨正法戒，(2)不應捨離菩提心戒，(3)於一切法不應慳吝戒，(4)勿於一切眾生作不饒益行戒。又以不退菩提心、不捨三寶、不謗三寶、不生疑惑、不令退菩提心、不令發二乘心、不輒說深妙大乘、不發邪見、不說我具無上道戒、捨一切無利益事等為十重戒。

大乘戒不到佛果，不能絕對不犯，不能絕對清淨；小乘戒不到阿羅漢果，不能絕對不犯，不能絕對清淨。所以凡是佛戒，除了重罪，均有懺悔的方法。這是佛的慈悲與方便，如果一切戒，只有犯法而沒有悔法，那麼任何

一個眾生也沒有學佛成佛的可能了。懺悔法共有三種：

(1)作法懺：依照規定的作法而說罪悔罪，能滅戒罪而不滅煩惱性罪。

(2)取相懺：如《梵王菩薩戒本》所說「應教懺悔，在佛菩薩形像前，日夜六時，誦十重四十八輕戒，懇切到禮三世千佛，得見好相」，「好相者，佛來摩頂，見光見華，種種異相，便得滅罪。」此種懺法能滅性罪，而不滅障礙中道觀的無明。

以上這兩種懺悔法，都是用事相來達成悔罪的目的，所以稱為事懺。

(3)無生懺：是正心端坐，默觀萬法空如，而又即真即俗，中道現前，開佛眼而破無明。

取相懺與無生懺是化教的通懺法，是通於大小乘的，也通於僧俗眾的；作法懺是制教的懺法，是限於小乘的，是主於僧尼而副及俗人的。若僅依化教的懺法懺罪，雖滅性罪而戒罪仍在；若僅依制教的懺法懺罪，現前的戒

罪雖滅，而無始以來的業道性罪仍在。所以最好能夠將取相、作法、無生的三種懺法相互並用，這是最容易得到成效的一種懺罪法。否則「縱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二 中有身趣談 二

有一回，到第二殯儀館悼念一位友人，回程時搭了一輛計程車，發現駕駛座前供奉一尊地藏王菩薩，基於相同信仰的緣故，便隨喜讚歎他供奉佛菩薩的功德，沒想到這位司機卻一五一十地將他供奉該菩薩像的緣由，告訴我說：

「上個月我在此地載了一位客人，他右手撐著傘，左手捧著一個骨灰罈，上車時，口中念念有詞地說：『阿爸！我們現在要回家了，請您跟我坐計程車回家。』到了目的地，他左手抱著骨灰罈，右手撐開傘，隨即匆忙下了車。說也奇怪，自從那一天起，每到下午三點半以後，我的生意就很清淡，甚至有的客人招手，我停車後，客人突然冒出一句話說：『裡面已經有人坐了，幹嘛還要停下車來載我？』碰！車門就關上了。我往後看，後面坐位上空無一人，為何客人會如

此誤會呢？這種情形陸續發生三天，直到第四天，我又在第二殯儀館前載了一位出家法師，他打開車門時，猶豫了一下，接著就說：『阿伯！您可不可以坐過去一點，右邊讓我坐一下好嗎？』我愣了一下，那位法師便問我說：『最近生意好嗎？有沒有載過抱著骨灰罈的喪家？』這一問，讓我想起了那天曾載過這樣的一位客人，於是我猛點頭說有。後來，法師要我載他到那位客人下車的地點，到了那裡，法師打開車門，念念有詞後說：『老伯！您的家人已替您準備好豐盛的餐點，請您現在趕快下車回家享用，以免擔誤了時辰。』說也奇怪，自從法師這麼作之後，我的生意又恢復正常了。您相信我所講的真實故事嗎？』

我正聽得訝異不已時，他突然問了我這句話，我也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

附註：「中有身」又譯作中陰身、中蘊身、中陰有等，是指人自死亡至再次受生期間之識身。眾生在生死流轉之過程，分四種（中有、生有、本有、死

有）階段，此即四有之一。

又毘婆沙師認為：中有身樂求生有，故不久住，速往結生。自古以來即依毘婆沙師之說，將人死後的七七日間稱為中陰身，又由於中有期間共為四十九日，故產生七七四十九日誦經祈福之風俗。即於人死後，每一個七日必誦經追薦，直至第七個七日，即四十九日之滿中陰為止。世俗每稱亡魂在該期間，懵懂茫然，故特地為亡者誦經祈求冥福，助他往生善道。

「中有身」的形狀，有如一個裸體孩童一般。據說：戒行高潔、禪定功深的大德，有時或能於定中看到。中有身他所能覺觸到的境界，好像是全宇宙間只有一片茫茫的大霧迷漫著，除此之外，一無所見。他以迷惘無主的心情，飄忽徬徨於其中。如遇有緣的父母媾合時，始得瞥見一道光明，這時隨其驚覺的一念，剎那之間無論距離遠近，都會立刻到達那有緣父母的身旁；不過所遇臨的父母，不一定都是男女人類，有時也許是鬼畜之類，

也未可知。究竟屬於何類，那就要看投生者的業力如何而出現了。

其次，當人死亡之際，前五識中眼識先壞，接著鼻、舌、身等次第壞，耳識最後壞，甚至於氣絕身冷之後耳識還能聽，所以《首楞嚴經》中說：「南閻浮提眾生，耳根最利。」其後，意識消散，第八「阿賴耶識」則於最後脫離軀體，轉而為「中有身」。在《八識規矩頌》說：「受薰持種根身器，去後來先作主公。」

至於「第八識」將從軀體脫離時，其最後聚留之處，必然還有一團溫暖，到最後才冷卻。因此從那最後的溫暖部位，可以判斷死者身後轉生的去向，有偈云：「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畜生膝蓋離，地獄腳板出。」

這是說第八識從頭頂脫出者，其人必已超凡入聖；若第八識從眼門脫出者，身後必然生天；第八識若從心窩脫出者，身後仍得人身；第八識若從腹部脫出者，死後將入餓鬼道；第八識若從膝蓋脫出者，來生墮落畜生

道；第八識若從腳部脫出者，死後難免下地獄了。至於「阿修羅道」，則分處於「天、人、鬼、畜生」各道中，故無須另列。

我們知道這些情形之後，如遇親友臨命終之時，千萬不可撫摸亡者以探驗轉生何道，以免讓亡者心生瞋厭，使他墮落到惡趣。最好為他念佛，幫助他生起往生淨土的正念，若能如此，真是功德無量！



二魚籃觀音二

唐朝元和年間，在陝西金沙灘附近的一個漁村，有位落第秀才，雖學無所成，但擁有一手好字畫，為了糊口，就在市場邊賣起書畫來，因做人謙虛又和氣，所以人人都叫他做「馬郎」。

一天傍晚時分，馬郎正捲起字畫，準備收攤回家時，來了一位漂亮姑娘，手拿著一口魚籃，向馬郎說道：

「公子！我想買一幅畫。」馬郎抬頭一看，被她的聲音與美貌懾住了，一時反應不過來，囁囁地說：

「……什……麼……畫？」

「觀世音菩薩的聖像。」

馬郎聽後更是愣住了，因為此地是漁村，人們多以捕魚為生，標榜「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並不受歡迎。

「就是身穿白衣服，手中拿著白玉甘露瓶，楊枝淨水遍灑三千，尋聲救苦的
那位觀世音菩薩啊！」

姑娘看他愣在那裡，以為他不懂，所以再詳加解釋一番。

「哦！哦！我知道了。可是這樣的畫沒有現成的，可不可以給我一點時間
畫，三天後妳再來拿好嗎？」

馬郎很客氣地回答，那位姑娘點點頭，轉身即要離去。馬郎急著問道：

「姑娘！請問芳名，好讓我做個記錄。」

「若瑤！」她回頭嫣然一笑地說著，馬郎定睛再看她一眼，此時已魂飛三界
外，心中直說著：

「人世間那有這麼美的姑娘？莫非仙女下凡？」

三天後，馬郎早已把莊嚴的觀世音菩薩像畫好，任憑什麼人看了，都會讚美一番，馬郎心中得意地想著：

「若瑤見了這幅畫後，會不會因為欣賞我的藝術天才，而對我有好感……」抱著如此這般幻想的馬郎，正等著若瑤姑娘出現，怎奈三天、四天、……七天都不見若瑤身影，馬郎心中起疑地想著：

「莫非她故意作弄我？不可能！一定有什麼重要事給耽擱了！再耐著性子多等幾天吧！」

就在第十天傍晚收拾書畫時，馬郎決定不再等了，他把觀音畫像，撕成碎片，並且往空中拋去，似欲將等不到若瑤的氣，全發在這張觀音畫像上。說也奇怪，就在馬郎撕掉那張觀音像的第二天，若瑤又出現在人群中，仍舊提著一只魚籃，四處賣著魚兒，可是她賣的魚兒只供人放生用，所以來買魚者少，反而調戲的多，造成全村不小的騷動。村裡有錢的人家紛紛請媒人來提親。

「馬郎！觀音像畫好了沒？」

馬郎本想不再理會若瑤，但被那熟悉又婉約的語音問到時，累積多時的怒氣，卻頓時煙消雲散了。嘴巴也不太聽使喚似的，斷斷續續地說道：

「原……本……畫好的那張觀音像，因等不到妳來拿，所以被我撕掉了！」

但馬郎又怕失掉與若瑤說話的機會，隨即補上一句話：

「……如……果妳真還想要的話，我可以再補畫一張給妳！」若瑤聽後，露出一副無奈的歉意說：

「馬郎！那就再麻煩你一次了！」

第二天一早，市場邊掀起一陣熱潮，大家都在耳傳著「若瑤姑娘要公開招親的啟事」。馬郎立刻衝到佈告欄一看，上面果真貼著一張紅紙，寫著：

「小女子若瑤，承蒙大家愛憐，感激不盡，但妾身只一人，難配多夫，只好比文招親。比賽的方法是：誰能將佛教中《妙法蓮華經》裏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一夜之間背熟，我就嫁給誰。」

馬郎看完，雖然心頭上很不是味道，但條件已明白地開出來了，若不想失去與若瑤接近的機會，只有不落人後，漏夜背誦「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隔天清晨，能背誦者，多達二十幾人，馬郎也是其中之一。接著若瑤就再出第二道題，改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馬郎在有意無意間，發現若瑤關愛的眼神，不斷地飄來，使他產生莫大勇氣，有信心將赴考者個個打敗，於是馬郎不眠不休，果真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背起來了。這一次，只剩下四人成功。馬郎從來沒有發現自己的潛力，竟有如此雄厚。接著若瑤又出了最後一道題，就是背誦整部《妙法蓮華經》，時間也放寬為三天，馬郎心想：

「豁出去了！若三天內我能背得起來，那是我與若瑤宿世的姻緣，若背不起來，只好認命了！今生今世也不想再娶妻。」

三天的時間，轉眼過去了，招親臺前冷冷清清的，所有參賽者，都打退堂

鼓，只有馬郎獨自應考，其實他自己也沒有把握一定能全背起來，只是他不願意讓機會輕易地溜去。若瑤看到馬郎來，即含笑地鼓勵道：

「馬郎！你試試看！我相信你背得起來！」

說也奇怪，一開始背時，《妙法蓮華經》中的經文，竟然清清楚楚地浮現在馬郎的腦海中，他愈背愈有信心，終於他戰勝了命運，除了贏得眾人的喝采之外，最重要的是能得到若瑤這位有內涵的美嬌妻。可是，命運作弄人，就在成親拜堂的前一天，若瑤竟然無緣無故地病逝了，任憑馬郎如何的呼喚，依舊喚不回昔日的若瑤。在悲慟無奈之下，埋葬了若瑤，馬郎的心也隨著若瑤埋入土裡，只剩下一個沒靈魂的軀殼，遊蕩於這個紅塵世界上。

也許是對若瑤的用情專一吧！馬郎再也無心去提婚姻這一件事了。但日子總是要過的，馬郎依舊在市場邊，賣起書畫維生，尤其是觀世音菩薩像，畫了又再畫，愈畫愈傳神，買觀音畫像的人愈來愈多，因而名聲遠播，村內信佛、念佛的

人也愈來愈多。閒暇時，馬郎就背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或《妙法蓮華經》，也唯有在背誦經典時，最容易感受到若瑤就在身邊。日積月累下來，馬郎從經文中，慢慢地體會出經中的含義，鬱悶的心情逐漸開朗，對人生無常與生死因緣，更為明瞭。對大自然的春去秋來、花開花落，都覺得一樣的美麗；人世間的悲歡離合、緣生緣滅，何曾不是風中之夢事！只有對於佛經中的佛、菩薩，處處建水月道場，日日忙於度化眾生的大願與大行，感佩不已！

「這幅魚籃觀音像畫得好傳神哦！我要買一幅回家供養。」

每一位路過行人的眼光，無不投射到畫廊的壁上，同時嘖嘖稱奇與讚歎！不一會兒，廊上的觀音畫像，即被搶購一空，馬郎看了看畫中的魚籃觀音像，不自覺地會心一笑！

附註：常有人疑問著：「觀世音菩薩究竟是男人？或是女人？」若依據《觀世音

菩薩普門品》中說：「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現辟支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即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而為說法；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即現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而為說法；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現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應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應以執金剛神得度者，即現執金剛神而為說法。無盡意！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以種種形遊諸國土，度脫眾生。」由上述可知，觀世音菩薩並無一定的形相，為了度眾生方便，乃示現各種身世來度化眾生，沒有男女、老少、貧富、貴賤、冤親、種族、國度之分別，只要您虔心誠意稱念：「南

無觀世音菩薩」，菩薩無不尋聲救苦，示現在我們眼前，只可惜我們有眼無珠，不識得菩薩而已！

觀世音菩薩最常示現在六道中的兩種六相觀音，其分配表如下：

①千手觀音	大悲觀音	地獄道
②聖觀音	大慈觀音	餓鬼道
③馬頭觀音	師子無畏觀音	畜生道
④十一面觀音	大光普照觀音	修羅道
⑤准提觀音	天人丈夫觀音	人道
⑥如意輪觀音	大梵深遠觀音	天道

二 隔壁阿伯的故事

鄉下人情味十足，小時候我的家鄉，全村人家彼此都認得，晚輩在遇到鄰居長輩時，一定都尊稱伯父、伯母或叔叔、孀孀，彼此間親如一家人，大家守望相助、危急相扶。我家近鄰的王伯伯，他最疼我，常常講他行走江湖的故事給我聽，而下面這一則不是故事，是他的親身經驗，事情是這樣的：

在一個晴朗的冬天裡，王伯伯拿出一張藤椅，在自家庭前閒坐，曬曬太陽，忽然間神識出竅，來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只見熙來攘往的人潮，但一個也不認識，突然有人拍他的肩膀，回頭一看，正是鄰居好友李石貴，異地相逢倍感親切，一陣寒暄後，王伯伯猛然想起，懷疑問道：

「你不是死了好幾年了嗎？怎麼會在這裡呢？」

「實不相瞞，這是陰間。我死後來到陰間時，閻羅王查過我的生死功過大簿，說我在人世間，多行善救人，就派給我一個職司，專門接待新來的亡魂，今天一看到你，就先來跟你打招呼！」

「我只是在庭院曬太陽而已，怎麼會死了呢？」

「看你的氣色，好像不該是亡魂，你先別急，我帶你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經王伯伯描述，所謂的安全地方，其實是一間與陽間沒什麼兩樣的房間。李石貴鄭重其事地告訴王伯伯：

「這是陰間，不比一般的陽間，千萬要記住，不可以任意走動，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我替你查明真相後，就會立刻回來告訴你，切記不可亂走動！」

「你放心去吧！我等你回來就是了！」

李石貴再三交代好友王伯伯後，隨即匆匆離去。王伯伯在那間房裡，無可奈何地等待著，覺得很無聊。適巧窗外有九個穿著紅衣的小姐，一字排列，匆匆地

往前走。王伯伯年輕時，亦是風流人物，今天人雖老但心不老，仍想追個小妞兒玩。此妄念一動，竟忘了好友一再的叮嚀，便衝出房門，去追趕那九個紅衣小姐，這九個小姐看見有人追來，即加快腳步，只見一扇門又穿過一扇門，王伯伯怎麼追就是差那麼一點點，最後來到一扇較小的門，要穿過此門需較長的時間。王伯伯隨即心想：這一次一定可以抓到一個了吧！說也奇怪，連最後一個，也只能揪到她的衣角，還是被脫逃了。王伯伯心有不甘，他使盡所有的力氣，想擠進這扇窄門，撲通！終於擠進來了！正在高興的那一剎那，發現不對勁，自己怎麼已變成豬身，再看看周遭的環境，剛才的九個小姐，竟也變成一隻隻小豬，大家都在拼命吸吮著那隻母猪的乳，又經一番仔細端詳，這個豬舍正是隔壁吳坤山家所有的，因他曾來此豬舍買過小豬回去養，所以一目瞭然。此時王伯伯傷心欲絕，像發狂似地蹦蹦跳跳亂撞，恰巧撞到牆角，就一命嗚呼哀哉！神識又飄回原處，老友李石貴正等得心急如焚，見他回魂就不客氣地說：

「已經再三叮嚀你，這裡不可以隨便亂跑，走錯一步，就墮入六道輪迴去了！剛才真急死我，還好你回來了！」

王伯伯一語不發，任憑李石貴數落他的不是。李石貴又接著說：

「我查過生死簿，你的陽壽尚有五年，我現在就帶你還陽去！」

王伯伯就這樣還陽活過來，等他心神甫定後，心中便憶起剛才那一場經歷究竟是真？還是夢？其實求證也不難嘛！到鄰居吳坤山家走一趟，問問他家的豬舍，今早是否發生過這件事，不就得了嗎？等他到了吳家，說明來意之後，吳大嬸很婉惜地說：

「我家母豬早上共產了十頭小豬，不知為什麼，最後出生的那隻小豬，亂蹦亂撞，竟然撞死了！害我損失賣一隻小豬的收入！」

吳大嬸還怕王伯伯不信，特地帶他到她家的豬舍看個究竟，說：

「小豬的屍體還在那兒，我們準備舉辦一次烤小乳豬的活動，今晚你一定要

來哦？」

王伯伯直說今晚有事，未克參加，其實，他從內心到外表直發抖，口中喃喃自語著：

「這怎麼可能呢？這怎麼可能呢？……」

王伯伯自從發生那件事後，就虔心吃齋念佛，奇怪的是：李石貴說王伯伯五年後就會死，可是卻在十五年後往生，往生後的面容仍舊栩栩如生，鄰居左右都說他確已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

附註：儒家說「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血氣方剛，戒之在鬥；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其實，有許多老年人，身體雖已衰老，色陰不盛，但他的受陰及想陰，仍舊旺盛。如上述故事中的王伯伯，就是年輕時，風流成性，老來雖有力不從心之感，但「想陰」仍舊熾盛、作祟著。

儒家又說：「食、色，性也。」可見色欲這一關，是屬於俱生我執類的微細惑，除從「守戒」上多下功夫外，對於飲食亦應加以注意，如吃五辛，就容易起淫慾心，或如含多量賀爾蒙類的食物：海鮮類、動物睪丸、紫河車或藥物類的酒精、MADA（俗稱快樂丸）、威而剛（VIAGRA）等，容易刺激性慾的食物、藥品，皆應避免食用；甚至居家的佈置，也儘量使用風景圖畫、偉人的格言等來裝飾房間，切忌懸掛裸畫像，或清涼泳裝秀的美女像，以免觸發自己的淫慾；多作郊外活動或靜坐深呼吸，讓自己的心境能平靜、祥和、清心寡慾，久而久之，才能斷除「不易斷除」的淫慾心。否則不論在世或死亡，色境一現前，還不是隨業風繼續輪轉沈淪，了無出期。

二 多彩多姿的世界 二

有一位白人婦女，帶著她五歲半大的小孩搭乘計程車，適巧計程車司機是一個黑人，這位小孩從未出過遠門，所以沒看過黑人，因此，小孩很害怕地問了媽媽說：

「媽媽！那個人為什麼全身都是黑漆漆，會不會是個壞人？」

「他是一位很好的黑人司機呀！」

小孩子沈思了半刻又問道：

「他是不是犯了什麼錯誤，上天在處罰他，才會變成黑色的呢？」

此時此刻，這位黑人司機聽得滿頭大汗，不知道小孩子的媽媽會怎麼回答。

就在這個時候，孩子的媽媽不慌不忙地向她的孩子說：

「兒子呀！我們家的後院花園裡，開滿了各式各樣的花朵，有白、有紅、有黃、有紫，當然也會有黑的呀！如此一來，我們這個世界才會變成多彩多姿，並且充滿著熱鬧與歡樂，你說是不是啊？」

小孩聽了媽媽的解釋後，很高興地向黑人司機說：

「謝謝司機先生！因為您的參與，讓我們這個世界變得更多彩多姿。」

到站時，這位黑人司機特地下車，到後門為這位婦人開門，並向她行了九十度的鞠躬禮，含著淚水很感動地說：

「謝謝夫人！因為您的這番話，使我覺得這個世界好溫馨！也覺得這個世界真的多彩多姿起來！」

附註：語言的表達，確實是個高度藝術的表現。同樣一句話，會讓人聽了感到溫馨與安慰；但也會讓人聽了暴跳如雷，問題就在於您所用的心意及表達的

方式了。

菩薩度化眾生，所使用的方法很多，但最常用的就是四攝法，即所謂的：布施攝、愛語攝、利他攝、同事攝。其中，最惠而不費，而且隨時隨地都可以做的就是「愛語攝」。譬如：有人生病或面臨災難，或是受到驚嚇恐懼時，我們不但不能幸災樂禍，還要用慈愛和悅的話語去安慰他，使他得到精神上的慰藉，雖然不能馬上改善現況，但因您的溫柔言語，同情的態度，得以令他不至於慌亂或更加痛苦，進而能夠冷靜去面對現實，尋求改善之道。又譬如：每一個人都有他的長處，凡有好的地方，我們都應該讚歎他、鼓勵他、激發他，使他歡喜，進而助成他向好的地方發展；即使是壞人，也會因為得到他人鼓勵性的關懷，因此改邪歸正。當然四攝法門的應用，必須以四無量心（慈、悲、喜、捨）為根本，才能表裡合一。

上述的白人婦女，就是很有智慧地應用了「愛語攝」的方法，化解了兒子

緊盯不捨的問題，不但維護了黑人司機的尊嚴，並凸顯人性平等的觀念，化除兒子心目中對黑人恐懼、歧視的傾向。若人人都能學習她那種包容與欣賞的人生觀，這將是一個充滿溫暖而又「多彩多姿」的世界，願我們來共同努力！



一坐、請坐、請上坐二

據說清朝大員曾國藩，在他權位和功績皆居高位時，有一次微服出巡，信步走進一座大寺院中。這座寺院的職事僧們，雖然認識不少權貴人物，就是從未見過曾國藩一面，所以也就沒有人去招待他了。

不多時，來了一位知縣大人，坐轎子前來進香。知客僧便很莊敬地出來迎接，一面叫：

「坐！坐！」還一面喊道：

「照客師！茶！茶！」

過不一會兒，又來了一位知府大人，知客僧更是笑容可掬地迎上去，合掌問訊，高聲喊道：

「請坐！請坐！」並喊道：

「照客師！泡茶！泡茶！」

知府、知縣敘禮完後，各自坐下，在閒談間，知府偶然向外一望，看到曾老大人正在廳外徘徊。於是連忙跑出大廳外，就地一跪，朗聲說道：

「卑職某某，與大人請安！不知大人駕到，有失遠迎，小人罪該萬死！」

眾人一見，这才知道那位老書生打扮的人，原來是鼎鼎大名的曾國藩。這時知客僧急忙大聲喊道：

「請上坐！請上坐！」並高喊著：

「泡好茶！泡好茶！」

午刻將近，寺中免不了特備一桌豐盛的素菜，來招待三位上賓。茶餘飯後，知客僧雙手捧出筆墨紙硯，走到曾國藩面前，畢恭畢敬地說道：

「請大人恩典，給本寺留個墨寶，以為紀念，並資瞻仰！」

曾國藩想起剛才進入寺院的那一幕經過，正在心中有感。一聽到知客僧的話，立刻就應允下來，稍一構思，便提筆寫成一副對聯：

「坐！請坐！請上坐！」

「茶！泡茶！泡好茶！」

知客僧一看，心裡明白是在挖苦自己，但在權貴位尊的大官面前，不敢吭聲，也只好連稱：

「謝謝大人！」

附註：佛教不是講求「眾生平等」嗎？為何對於信眾也有職位高低、服務好壞等分別心呢？在理體上說，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人人可以修行終究成佛，這就是「立足點的平等」而言；但在現實境界裡，煩惱的厚薄、福報的大小，究竟還是千差萬別的。姑且不論這些，單就對佛教的護持程度來

說，你常來寺裡做服務工作，或對常住三寶的恭敬與布施，自然會得到常住對你的尊重與關懷，這是人之常情，除非寺內的常住個個都已證到「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那就另當別論了。其實一個寺廟，處於這個泛泛的俗世之中，若想維持下去，有時也確有不得不「隨順俗情」的苦衷，若是為了佛法住世的方便，總是「情有可原」，若是為了一己之「名聞利養」而攀緣巴結，那就又「另當別論」了。



二 生死關頭

在佛陀住世時，有一位寡婦，她僅有的一個兒子死了，寡婦哭得很傷心，守在兒子墳前，不肯離去，想要和她的兒子一同死去，已經過了四、五天都沒吃飯。佛陀看到這種情形，非常可憐她的癡行，便想個方法來開導她。於是來到墳前向這位婦人說：

「老婆婆！您不用再哭了！我能叫您的兒子復活回來。」

寡婦聽了很高興，便說道：

「你怎麼能叫他回來呢？」

佛陀告訴她說：

「待我焚香念咒，便能叫他復活回來。但是這焚香用的火，要從沒有死過人

的家裡取來，才會有效。」

這位寡婦聽佛陀這麼說，便到處去向別人乞取此火，首先走到一家，問說：

「你家死過人嗎？」

這家人覺得很好笑，便回答說：

「我家自從先祖以來，皆死過人呀！」

寡婦聽了很不高興，拂袖而去。到了第二家，她仍舊用相同的方法問了人家，第二家人更是搔搔頭，納悶地回答說：

「自從先祖以來，皆死過人！」

她仍舊不高興地倖倖離去，如此走了三家四家，也都得到相類似的回答，於是更認真地跑了半天，還是沒有取到火，空著手回來，並將這些情形告訴了佛陀，佛陀此時才順勢地告訴她說：

「自無始劫以來，從來就沒有不死的人，您現在應該可以覺悟了吧！為什麼

您偏偏希望您的兒子復活呢？」

這位寡婦在佛陀的開導下，終於了悟了。

附註：人在極度悲傷或高興時，往往我執最為堅固，若用和言悅色或聲色俱厲相勸，不見得會奏效，此時唯有讓他自我反觀，自我覺察到自己的缺點時，才能順勢予以勸導，這就是智慧，有智慧才能應用「善巧方便」的方法勸化他人。

在《列子》書中，有一段說到「齊景公的故事」也很相似：有一天，齊景公遊牛山時，看到山河城郭，鬱鬱芊芊，不覺流涕嘆道：「這樣的大好江山，可惜我不能久坐，如果自古以來人不會死，不知有多好！」如此說著，陪伴他遊覽的眾臣們，也一齊痛哭起來。只有晏子一人，聽了哈哈大笑，景公問他為什麼在笑？晏子說：「如果自古以來人不死，這江山還是

你的祖宗坐著，哪輪到你坐呢？我見你這樣看不破，怎教我不哈哈大笑呢？」景公聽後，甚感慚愧不已。

自古以來，無不死之人，偏偏生死關頭，有很多人都看不破，也因為許多人看不破，便衍生出種種的貪、瞋、癡，造成種種的罪惡來。正如前面故事裡喪子的寡婦，因親情的牽絆，寧願餓死也在所不惜，殊不知就是跟著死了，也喚不回親人的復活！甚或有人為了自己求長壽，不惜殺害生靈來進補，試問讓別人夭壽而來求自己長壽，於天理相容嗎？

既然「死」是人人最公平的一件事，我們就要正視它，不要逃避、不要忌諱，俗話說：「閻王要你三更死，不會留人到五更。」重要的事：要如何準備才能「死得心安理得、死得自由自在毫無牽掛」，要如何才能做到「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期盼大家能選定一種最穩當的修行法門，鍥而不捨地用功辦道；也盼望大家把「身後」的事，在平時就要向子孫交

代清楚，如：命終後助念的重要性、用佛教儀式做法事、切忌殺生祭拜、自己遺囑應事先擬妥……等等（在《人生最大的一件事》、《飭終須知》合訂本中，有很詳細的說明），願您能早日體會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切莫因循苟且」之語。正如普賢菩薩在警眾偈中所說的：「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大眾！當勤精進，如救頭燃，但念無常，慎勿放逸！」

請您千萬不要以為這麼做是「消極、悲觀、迂腐」的想法；相反的，這麼做才是最「積極、樂觀、睿智」的選擇，也正是「無牽無掛、自由自在、安然往生」的不二法門，願您能「信、願、行」，阿彌陀佛！

二平胃散二

從前有位讀書人，聽說西湖風光明媚、景色宜人，在赴京趕考時，順道前往觀賞，捕捉靈感。不料在遊西湖時，看到一艘船上住了一位嫵媚動人的小姐，兩人四目相望，互傳愛慕之情，怎奈考期在即，只好快快離去。在回程時，心裡仍舊掛念不捨，於是再到原地去看，奈何那艘船家已不在了。

過了一年，這位讀書人仍舊不死心，與去年同一個時間再到西湖去，這次卻看到了思慕已久的那位小姐，兩人隨即相約私奔，過著自在的生活。如此神仙生活過了三個月。有一天，這位書生上街去購買一些日常用品，途中遇到一位道士，在他肩上輕拍了一下說：

「這位年輕客官，我有事相告，請你留步！」

「有什麼事，請你但說無妨。」

「你的眼神暗淡無光，似有陰氣纏身，是否近日去了不該去的地方？」

「近日只與我新婚娘子一起，什麼地方也沒去！」

「可否到貴府一探究竟？」

這位書生因是與人私奔，當然不願有人知情，於是婉拒了道士的要求，這位道士仍舊不死心地說：

「既然如此，貧道亦不勉強，但求貧道在你眉心間，點個硃砂，回家後若有異樣，再與貧道連絡。」

這回這位書生並未拒絕，於是點了硃砂後，拿了日用品即行回家。打開家門，新婚妻子迎上前來要接東西時，突然昏倒在地，書生連忙趨前攙扶，並讓她喝了一口溫開水坐定後，問道：

「娘子！是何緣故讓你暈倒？」

「是因為相公兩眉間的硃砂！」

這位書生聽說是因為自己眉間硃砂的緣故，立即用手擦去，問說：

「為何硃砂會對妳產生如此的傷害？」

此時新娘子掉著眼淚說：

「實不相瞞，我不是人。去年見你一面，深生愛慕，但又久不見你再來，竟因相思病，一命嗚呼哀哉！但思慕之心未減，適你來找，故示現與你相見。我也知道，如此對你是不利的，但因難忍相思之苦，所以才委屈了你。也許我們緣份已盡，必需離開你。明天，你可以到中藥舖買平胃散吃，你身上的陰氣就會慢慢地散去，不再危害你了！」

「為何平胃散有此功效呢？」

「因為其中有蒼朮，可以除邪去陰氣的緣故。」

附註：從前白楊法順禪師，在他的著作裡，有一段對自己開示的文章，說：「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有差別，只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眾如為己身，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恭下敬，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層層解脫。」

「染緣易就，道業難成」，這兩句話說明我們這娑婆世界，非但沒有助道的因緣，且比比皆是引誘墮落的陷阱。平時我們眼所見、耳所聞，都是作惡的多，引人向道向上的少。何況眾生的心性，往昔因中就種了無數的壞習性、壞種子，這些都容易被引發而起現行的。在「唯識學」上說，人的善心所只有十一個，而煩惱心所（壞心所）卻有二十六個，因此社會上的惡人總比善人多。古人說：「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與惡人交，如入鮑魚之肆。」若與善人交往，就會學著向善、向上、向光明、向解脫之

道；與惡人交往，就做出下流、卑鄙、無恥、墮落的事情。

由上面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知道，男女之間的情欲，只見一次面，就猶如照相機，照在心坎裡，除都除不去。可見情關難過、情鎖難開，能夠「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孔子也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願諸位大德，能把「情念」轉成「道念」，則成佛指日可待矣！



二福德的大小二

距今二千多年以前，印度有一位阿育王，因為他的福報很大，所以能統一全印度。

有一天，阿育王召集群臣，問道：

「現在普天之下，還有什麼地方不屬於我？誰敢不服從我？」

群臣都異口同聲回答說：

「全印度都被大王統一了，沒有一個不稱臣服從大王。」

只有一位大臣，獨自站起說：

「啟奏大王！以臣所知，大海中的龍王，他不屬於大王。因為龍王從來不遣使者來問候大王，也沒有進貢任何寶物，由此可知他不屬於大王。」

阿育王想試驗一下自己的福德、威力，是否能夠懾服龍王，於是發動了千軍萬馬，敲鑼打鼓，旌旗飛揚地來到海邊，阿育王便厲聲向著大海喊道：

「龍王！你在我的國界內，為什麼要抗拒不來朝貢？」

他雖然再三的呼喊，可是龍王卻安然不動，視若無睹。

阿育王問群臣說：

「有什麼妙法，可以使龍王不得不來向我臣服？」

這時有一位尊者，稟告阿育王說：

「現在因龍王的福德，在大王之上，所以他不出來歸服。」

阿育王聽了拈拈自己的鬍子，一付不願意相信的態度。尊者接著說：

「如果不信，可請人用黃金二斤，分別塑造兩尊王像，一斤造龍王形像，一斤造大王形像。等兩尊金像造成之後，如法加持修法，比量其輕重，就可以明白誰的福德大，較重的一尊，就是福德大。」

阿育王就依照尊者的說法，命人去造像，造成之後，稱驗的結果，果真龍王的造像較重，阿育王像輕。

尊者即向阿育王說：

「龍王的福德在大王之上，所以他的造像較重。大王若想由輕變重，就必須修德培福，才能如願。」

阿育王聽後，知道自己福德不如龍王，深覺慚愧不已，因此勇猛精進，廣修福田。他把自己私人的財產，全部拿來供養三寶與布施貧窮，又除了每天修持顯密佛法外，並竭誠禮拜三十五佛。並且在各省起寺建塔，廣造佛像，印贈佛書，不計其數。如此種福的結果，使供在密壇上的龍王金像，向他屈身合掌。

尊者說：

「這樣的福德還不夠大，要使龍王像向大王全身伏地頂禮，大王的福德才夠大。」

於是，阿育王更發大心，將阿闍世王所藏的佛陀舍利，分遍閭浮提各地，廣造舍利寶塔，同時安置供養，此外，更派遣高僧前往各國去宏揚佛法。如此精進三年不斷，龍王的金像，立即伏地向阿育王頂禮。

此時，尊者向阿育王說：

「現在可將兩尊金像，再稱驗其輕重。」真不可思議，大王像已經超過龍王像的重量了。

尊者說：

「大王可以征服龍王了。」

阿育王非常高興，便輕騎簡從來到海邊，龍王立即變化成一位年輕的婆羅門，由海上來到阿育王面前，伏地長跪，自稱小臣，問候請安，並進貢許多珍貴的寶物。

附註：「福德」是指過去世及現在世所行之一切善行，及由於一切善行所得之福利。據《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中所載：「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六度中的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等五度，皆屬於利他的福德門。若入於福德門，則一切罪業皆能消除，所願皆可得。至於智慧，即是觀念真理，屬於自利門。《大乘莊嚴論》說：「福德、智慧二資糧，菩薩善修無邊際，乃至勇猛疾歸德海岸。」

「福德和智慧」是成就佛道的二根本門，故佛被稱為「福慧兩足尊」。若人想要得到他人的恭敬與信服，自己是需要培植相當的福德與智慧，才有可能辦到的。

二 業報難逃

從前某地有一位居士，生性忠厚，而且敬信三寶。適巧村外有間破寺廟，內住一位老和尚，身罹重病，又沒有人供養，這位居士看了於心不忍，送湯藥供飲食，風雨無阻。

三年後有一天，這位老和尚來向他道別說：

「三年來承蒙你的護持，我的老命得以保全，因我與此地的因緣已盡，將要遠行他方。想起你相救之恩，特別來告訴你一件事，希望你牢記，千萬不可大意！」

這位居士很恭敬地合十請教著，老和尚感嘆了一下，才慢慢地說：

「居士夫人，乃是居士前生所殺害的怨家，今生投胎轉世，就是特地來向你

討索命債的。」

居士驚疑著說：

「和尚是否觀察有誤，我們夫妻兩個恩愛無比，而且我內人也算賢淑，怎可能會來殺我呢？」

老和尚搖搖頭說：

「實不相瞞，我已證得『宿命通』很久了！感念居士仁厚，才來相告。若你不信，今年的中秋節深夜，就是她向你索命的時刻。希望你事先買一個葫蘆，裡面裝著豬血，作成人頭的形狀，等到夫人睡熟後，放在你的枕頭上，然後躲在暗處加以觀察，等到她行動過後，要迅速處理乾淨，而且將葫蘆埋到庭院外的荒地。一定要切記：事後終身不能向夫人說此事，否則，她會殺你，直到殺死你為止！」

第二天，老和尚忽然不見了。居士半信半疑，但因事關自己的生命，只好牢

記在心。等到中秋節，合家歡宴，太太酒量不大，喝一、兩杯便醉了。入夜之後居士依計行事，自己藏身門後，想看個究竟。等到夜深人靜時，太太從睡夢中突然一躍而起，披頭散髮，衝到廚房，拿起菜刀回來就往葫蘆頭猛砍，血花四濺，然後丟下菜刀，回到床上又呼呼大睡了。居士見到這種情景，驚嚇萬分，急著將現場處理乾淨，再抱著棉被假睡，當作若無其事。

第二天早餐後，夫人對居士說：

「昨天晚上我作了一個怪夢，夢見我將你的頭砍下，真是怪事！」居士不敢說出真情，只好裝作一笑置之。

三十年後，居士家財萬貫，兒孫滿堂。這一天剛好是居士六十大壽，親朋好友都來慶賀，熱鬧非常。筵席間，居士多喝了幾杯，不知不覺中感慨萬千地說：

「想不到我某人，還能活到六十歲的今天，若當年，我沒有得到那位老和尚的警告，我早就沒有這條老命了！」

於是，他便把過去的那一幕驚險怪事，原原本本地說出來。酒足飯後，親友相繼回家，入夜時分，居士夫人又作了一場殺夫的惡夢，因為這一次居士沒有事先預作防範，遂不幸作了太太刀下的亡魂！

附註：「縱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業識種子藏於八識田中，一遇機緣成熟，總是要發生「現行」的作用。因而冤冤相報的業果，真是不易避免！民間廣為流傳的《玉歷寶鈔》上也有詩云：「朗朗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神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又有詩偈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莫言不報，時刻未到。」由此觀之，我們若要趨吉避凶、消災解厄，實在只有勤求懺悔，廣積陰德，才可消除宿世罪業。

二醒世聯吟二

有一天，蟬、蝶、鳥、蜂、龜等，巧遇於園池的池邊。烏龜首先開口說：

「今天天氣很好，我輩兄弟姊妹們，難得暢遊到這裡，如果沒有詩詞佳句，怎能伸展我們心中的雅興呢？」

大家都拍手，贊成烏龜的提議。烏龜又接著說：

「那一位兄台早已胸有成竹的，請先帶領吟唱。」

結果，大家共推烏龜先開始。烏龜自知才思駑鈍，不敢開頭。最後經過表決，先由蝴蝶小姐開頭。烏龜又說：

「吟唱的詩詞句意，最好有警惕意味的！」大家也都同意了。

於是蝴蝶說：

「任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隨後鳥兒也接著說：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蟬兒跟著說：

「金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

烏龜聽後，總覺得太俗套了，於是忍不住地說：

「你們三位所吟詠的，都是文壇上的俗套話，詩文雖然不怕俗，但必須俗字雅用才對呀！」

於是蜜蜂脫口說出：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忙？」大家聽了都說：

「吟得好！吟得好！到底是蜂兄聰明，詩品高人一等，最後應該是龜兄出句了，但願兄台能更為脫俗，以一新我們的耳目！」

烏龜聽到大家的推崇，沈吟了很久，仍舊未得句，急得伸頭露腳，汗流滿面。適巧路旁走來了一群兒童，見到烏龜的形狀，就用石頭丟它，正中頭部，痛得它收頭又收尾，等到兒童走後，烏龜才伸出頭腳來，嘆息地說：

「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大家讚嘆不已，並說道：

「真是經驗之談啊！」

附註：這則寓言式的故事，是出自於《笑林廣記》，他最主要的用意，就是在勸戒世人：「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在佛教的十戒中，「身三、口四、意三」，口業戒四個最多，包括：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可見人們最容易造口業，我們宜加以警惕。茲將四種易犯的口業，略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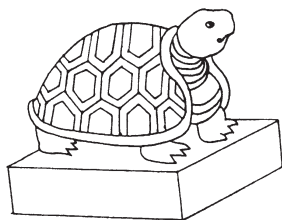
1. 妄語，顧名思義就是：是，說不是；不是，說是。或是以法術愚弄他人，或是以言語欺騙人家。更為嚴重的是：自己未得到真正修證的果位，卻對別人誑稱自己已得到第幾果阿羅漢位，以博得他人供養，名利雙收，這種「未證謂證」是大妄語，惡果報應也最大。

2. 兩舌，就是搬弄是非，離間他人的感情。兩舌的災禍，可導致無風生浪，甚至大動干戈，實在是殺人不見血的最大罪魁禍首。

3. 惡口，用粗魯惡毒的話辱罵他人，或是詛咒人家，甚至傷人家祖宗三代。最常聽到的就是罵人「三字經」，容易因此而激怒對方，甚至動手打起來，大傷和氣。

4. 綺語，即是花言巧語，或輕浮無禮，說些不正經的話，導致人家心生邪念；或出言戲弄，以為取樂，都叫做綺語。說這些綺語，不惟無益自己，而且傷害他人，自然業報隨之而到。

所以，說話誠實不妄語，則父母、兄弟、親屬、朋友以及人事的接觸，大家都能彼此互信，自然身心愉快。說話正直不兩舌，就沒有是非爭端，互相不猜忌，生活中的人際關係，就能和氣融融，自在安樂。不惡口，除了消極不去罵人之外，還要主動、積極地去讚歎他人的善事，不花錢又容易做功德，何樂而不為呢？不綺語，則心正言順，彬彬有禮，威儀自然莊嚴，也必為人所敬仰。



二面相不如心相二

唐朝宰相裴度，少時貧困潦倒，當時有一位相，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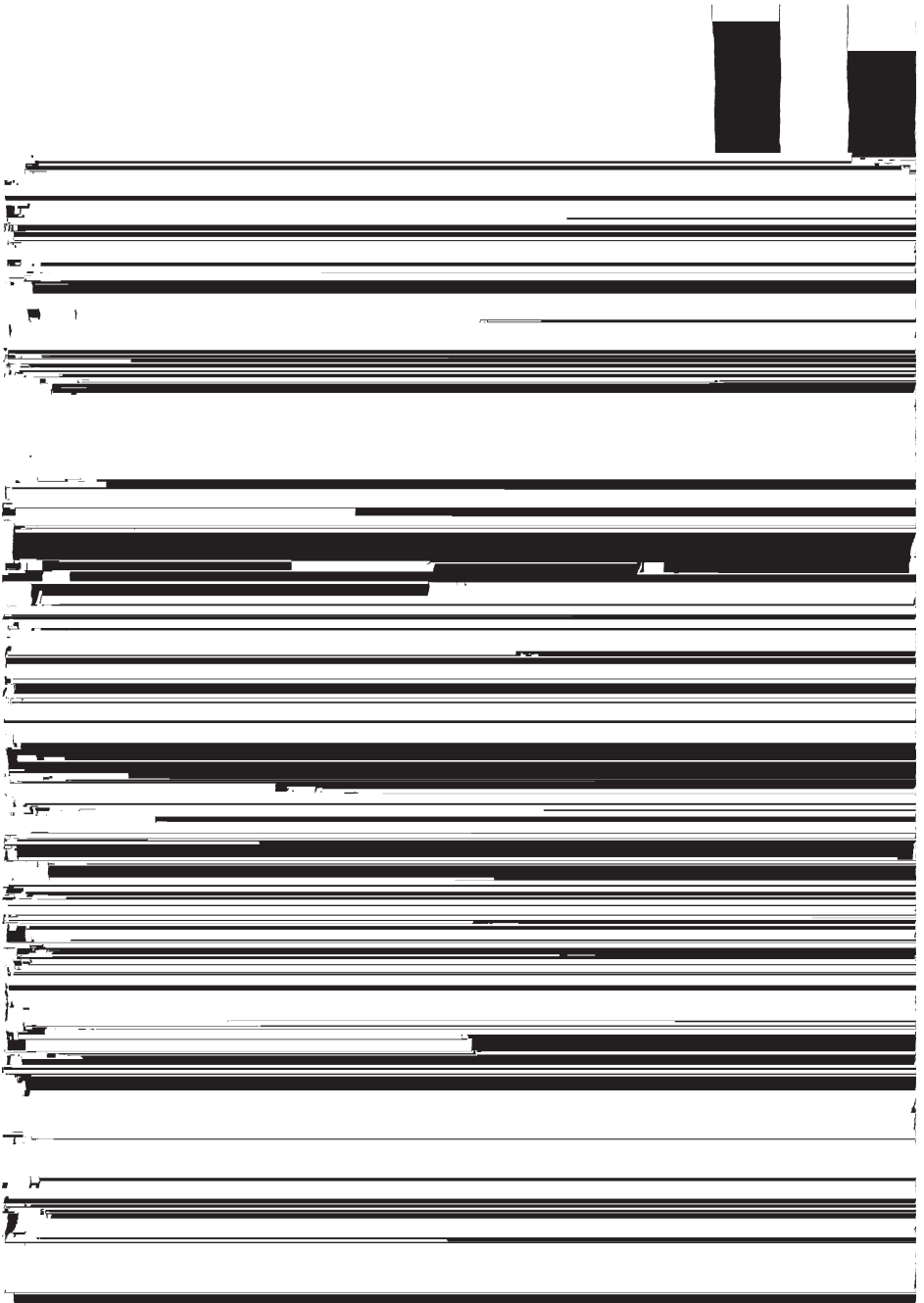
「你的目光浮露，嘴角的縱紋延伸入口，恐有備！」

後來裴度作了許多陰德的事，再一次機會中，驚訝地說：

「你一定做了許多不為人知的善事，才有如此廷中的宰相。」

裴度聽了笑著說：





韋 位 口 理 不

「瞿曇！我要跟你辯論！」

世尊看他來得如此唐突，既可笑又可愜，知道他機緣已成熟，就說：

「假如辯論輸了我，你將做什麼打算？」

長爪梵志說：

「願殺頭以謝。」

世尊就說：

「既然如此，你就提出論題來吧！」

長爪梵志便開口說道：

「我一切法都不受。」

世尊聽後笑而反問他說：

「你現在說的這句話受不受？」

長爪梵志沈思了好久，暗暗一想：

「若說不受，則前面自己已經立了『宗』，與『宗』主立場相違背；若說受，則又與自宗相違。所以，無論說受與不受，自己早已立於失敗之地了！」於是黯然低著頭，說：

「我輸了！請殺我的頭吧！」

世尊說：

「我佛法中，只有剃頭沒有殺頭。」

長爪梵志感念世尊的慈悲，遂隨佛出家，不久即證得阿羅漢果位。

附註：「因明學」是五明之一，就是印度的論理學（邏輯學）。因，是指推理的根據、理由、原因；明，就是顯明、知識、學問。因明，意思就是指：舉出理由來進行論證的論理學。即根據已知事件，以比較推演出未知的事件。這種比較推演的過程，若因思路混亂，界說不清，每易導致結論的偏

差、顛倒，所以，必須將此類比較、推演的方法，加以整理歸納，才可以論究語言的過失、思索的正確與偏差，進而引導進入正確的推論，這即是「因明學」的基本要義。

在佛陀時代，因明學已頗具系統，佛陀成道後，每每應用因明學的方法來說法利生，這可以在佛經上，常常看到的。流入佛教，而為歷代祖師所沿用演布的因明，就被稱為內道因明；佛教以外的諸學派，他們所研習的因明，稱為外道因明。據安慧在《阿毗達磨雜集論》卷十六中亦施設八種能立，即：(1)立宗，即命題。(2)立因，即理由。(3)立喻，即譬喻。(4)合，即應用。(5)結，即結論。(6)現量，即經由知覺所獲得的知識。(7)比量，即經由推論比較所獲得的知識。(8)聖教量，即指聖人的言教。前五項，即為古因明論式的特徵，稱為五支作法，其推論方式如下：「聲是無常(宗)，所作性(本身所依存的條件)故(因)，譬如瓶等(喻)；如瓶等，聲亦

如是（合），故聲無常（結）。」

其中，「宗」是指主張、提案，亦即立論的人所提出有關欲論證的命題，因明稱為「所立」；「因」乃立論的人就自己的主張所立的理由，以作為令對方承認的論證根據。「喻」即其例證、譬喻、實例等。因與喻同屬既知的事實，可用以確立自己所提出的宗，故稱為「合」；若再重新提出宗作結論，以確定他的主張者，稱為「結」。

只因五支作法不僅繁複，其證明力亦不夠堅強，故陳那將五支作法加以改良，刪除「結」支，將「合」支改為普遍原則，納入「喻」支中，以發揮其推理演繹的功用，以「因之三相」提出三支作法，確立新因明，主張使用「聲是無常（宗），所作性故（因）。諸所作性為無常，如瓶等（同喻，即由正面來說明的例證）；一切常住者非所作性，如虛空等（異喻，即由反面來說明的例證）」的論式。

二有眼無珠二

以前有一位庵主，念佛已經二十幾年自己的修行。終於有一天晚上，夢見一位「你對阿彌陀佛的虔誠已勝過一般人會親自來拜訪你。」

醒來後，庵主更歡喜虔誠地念佛。仙候著阿彌陀佛聖駕的光臨，等了一整天，現。他開始懷疑，難道阿彌陀佛也會不忙。這天晚上，庵主又夢到昨夜夢中的時，菩薩竟然先開口說道：

「你是怎麼了？阿彌陀佛今天找了你三次，你卻都不肯見他！」

庵主又驚又疑地回答：

「我一整天都待在庵裡，怎麼都沒有聽到阿彌陀佛駕到的通報呢？」

菩薩告訴他說：

「你真是有眼無珠，阿彌陀佛第一次在早上出現，扮成乞丐，才走到門口，你就叫侍者趕走他。」

「到了中午，阿彌陀佛又來了，他這次扮成一名女人，來到大殿，你連正眼都不瞧她一眼，她跟侍者通報說要見你，侍者說你從來不接見女人！」

「到了傍晚，阿彌陀佛還是不死心，這次他扮成一條流浪狗，結果，一走近門口，就被知客僧用棒子嚇走了！」

庵主說：

「我真的不知道，那就是阿彌陀佛……」

附註：在《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說：「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現辟支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現梵王身而為說法；應以帝釋身得度者，即現帝釋身而為說法；應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自在天身而為說法；應以天大將軍身得度者，即現天大將軍身為說法；應以毘沙門身得度者，即現毘沙門身而為說法；應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現小王身而為說法；應以長者身得度者，即現長者身而為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婆羅門身得度者，即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即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而為說法；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為說法；應以童男、童女身得

度者，即現童男、童女身為說法；應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應以執金剛神得度者，即現執金剛神而為說法。無盡意！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以種種形遊諸國土，度脫眾生。」

可見諸佛菩薩度脫眾生，只是隨機緣而感應罷了，我們有眼如盲，不識諸佛八十隨形好，皆從救濟厄難的眾生，平等護念一切有情。顯現佛心，就是大悲心，乞丐、女人、狗子，形色雖然不同，但佛性同體不二。其實諸佛學處在那裡？口和無諍，毀譽不動，護眾如己，忍辱承擔，行者當下即是，切忌從他處尋覓。

二 誰願代死 二

以前有一位法師，看到一位在家弟子有出家因緣，但他目前仍被塵緣所迷，所以向他點破道：

「世間是個幻影，唯有以自己為依靠，你還是隨我一起出家修行吧！」

弟子回答說：

「師父！可是我的家人，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的妻子，他們都非常愛我，我怎麼能拋下他們呢？」

師父告訴他說：

「你因為有『我和我的妄想』存在，所以會貪戀不捨世間，現在我教你一個方法，你就會知道世間的真相。」

於是交給這個弟子一顆藥丸，並吩咐他說：

「回到家裡服下這顆藥丸，你就會像一具死屍一樣的僵硬冰冷，但是腦筋還是很清醒，你可聽到你家人的一切言行。然後我會到你家裡，再把你恢復清醒。」

弟子依照師父的指示，回家吃了藥，躺在床上果真像具死人，頓時家中一片哀號。母親、妻子和其親人都伏在死屍上慟哭。就在這個時候，他的師父走進屋裡，向他的親人說：

「發生什麼事情了？」

家人哀傷地回答說：

「我的孩子死了！」

「我的丈夫死了！」

他把一把脈，故意訝異地說：

「不！他還沒有死，我有藥能夠救他活過來。」

家人一聽，個個喜出望外，歡喜不已。不過師父又說：

「我先說明，要救活他，必須有一個人先服下這顆藥的一半，這個孩子再服下剩下的那一半。不過事先服下一半的那個人會在他活過來之前先行死去做為交換。這裡有這麼多愛他的親眷，像他的妻子、他的母親這麼傷心，當中一定有人願意為他的復活而服下這半顆藥丸的。」

此時，全家的哭聲頓時停止，眾人都不再說話了。母親說：

「我們是大家庭，要是我死了，誰來照顧這個家呢？」說完便低頭沈思不語。

哀歎命苦的妻子說：

「我兩三個孩子年紀又小，如果我死了誰會照顧他們呢？」

弟子聽到親人的回答，一躍而起，向師父說：

「我們走吧！」

附註：生死無常誰也不肯替代，親眷愛侶，權勢財利，都帶不走，終日營營擾擾，費盡心機，不過是沙上建樓，黃梁夢一場。就像《紅樓夢》裡所說的：

「陋室空堂，當年筓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樑，綠紗今又在蓬窗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埋白骨，今宵紅綃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為他人作嫁衣裳。」

我們常被過去、現在、未來的妄心所枷鎖，結果三世流落街頭乞討，不知己身寶冠纓絡披戴，原是光明熠熠，蒙塵的本尊，三身具足，福慧圓滿，還在等什麼？修行去！

二 隻履西歸

有一天，達摩祖師對慧可大師說：

「我來中國是為了度化中國有大乘根性的眾生，現在我傳法已經有人，我可以入滅了！」

達摩祖師圓寂後，用棺材裝起來埋到墳裡。可是在這個同時，北魏有一位使臣叫宋雲，在蔥嶺一帶路上碰見達摩祖師。只見達摩手上拿著一隻鞋，他對宋雲說：

「你國家有事了，因為你的國王今天駕崩，趕快回去！」

宋雲問：

「大師！您要到那兒去？」

達摩說：

「我回印度去。」

宋雲又問說：

「大師！您傳法給誰？」

達摩答說：

「在中國四十年後，可是也。」（可即指二祖慧可大師）

後來宋雲回到北魏與人談起此事，大家都不信他所說的話，於是眾人將達摩的墳墓打開來一看，棺材裡什麼都沒有，只剩下一隻鞋。

附註：話說禪宗第六代祖慧能大師，有一天，想洗滌五祖大師所傳授下來的祖衣，

但沒有乾淨的泉水。所以就走到寺後五里多的山地，看見山林茂密成蔭，

霞光萬道，瑞氣千條，在山頂上盤旋。這時大師拿起九環的錫杖，瑯瑯響

著往地下一戳，泉水就自然地湧出。當泉水流動後，就在較凹處，形成了一小水池，六祖大師跪在一塊石頭上，浣洗著五祖所傳的衣鉢。

此時，忽有一位和尚，自稱法名方辯，是西蜀人，走過來向六祖大師叩頭，說：「我在南印度見到達摩祖師，他叫我趕快來唐朝的這個地方。他告訴我說：『我所傳大迦葉代代相傳的正法眼藏和僧伽梨（二十五條的祖衣），現傳到中國第六代詔關曹溪，你趕快去瞻仰禮拜第六代祖師。』」方辯我聽了達摩祖師如此說，所以遠從印度趕回來，但願能見到達摩祖師所傳留下來的衣鉢。」

達摩祖師究竟到那裡去了呢？為什麼在中國圓寂了，又在印度復出呢？其實這個疑問是每個人都感興趣的，但也很難有一個明確的解答，原因就是：已證得果位的聖人，他們的證量，難以測得。如已證初地的菩薩，就能在一百個無佛化度的國土中，現「佛身」說法度眾生；也能把剎那變永

恆，三大阿僧祇劫變剎那。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已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的拘束，而能自由自在遊戲神通，了無牽掛，但又悲願齊等地廣度一切眾生！



二田埂上的老嫗二

家鄉南投國姓，在一般習俗裡，兄弟分家產時，也把父母親奉養終老的問題，一併提出討論，加以釐清責任的歸屬。隔壁村的陳家兩兄弟，於分產契約書中明載著：今後父母百年之事，應由兄弟兩人平均負擔。

因陳家的父親已過世，所以只剩老母一個人，問題應該容易解決才對，但因兩代之間的時空轉變實在太大了，不僅媳婦嫌婆婆太「婆婆媽媽」，就連自己親生的兒子，也嫌起媽媽跟不上時代，常在有形無形中，加以冷落、嫌煩。久而久之，兄弟兩家對於「媽媽要來輪伙口」當作是一種莫大的「煩事」，並不歡迎、應付應付了事。但看在陳媽媽的眼中，能過一日就算多活一日，能住一天就算多賺一天，但每逢一個月就要換一個地方住，很不習慣，而且有「漂泊、流浪、無

家」的感覺。

又是一個冬月的月初，這個月應該輪到老大奉養，可是早晨不巧下著大雨，陳媽媽仍舊待在老二家與小孩子玩，到了中午時分，雨仍持續下個不停，但也未見老大來接，只好留待原處，二媳婦已把午餐端上桌來，陳媽媽很自然地拿起碗筷就去盛飯，沒想到二媳婦對著婆婆說：

「今天不是輪到大伯的伙口嗎？中午我沒有準備您那一份飯菜！」

陳媽媽聽到二媳婦的這番話，很傷心地放回那副飯碗，拿起包裹，撐著雨傘直往門外奔去，不懂事的小孫子，急追著奶奶跑出來，大聲哭著說：

「奶奶！您怎麼不陪我吃午飯？」

陳媽媽聽到無知的小孫子的呼喚，心頭更是一陣酸，只好強顏歡笑著說：

「奶奶有急事要到大伯家，中午就請你媽媽餵你了！」

雨一直下著，陳媽媽心裡的淚水也跟著淌著，想起兩個兒子小時候，多麼辛

苦哺育長大成人，現今想在兒子家多吃一頓飯都被媳婦趕出來，叫她如何不傷心呢？想著想著，走著走著，就在田埂的小路上，一不留神，滑倒在田溝中，因心中鬱悶，加上冬天天冷，午飯又沒吃，因此氣力不足，爬都爬不起來，竟躺在水溝中昏迷過去。大兒子沒看到母親來，認為母親一定在老二家，因下大雨不來了，所以他也沒去理會。二兒子也認為母親已經去大哥家，不會有什麼問題，陳媽媽就在兩個兒子都認為自己沒有責任之下，挨不過寒冬的折磨，竟死在離家不遠田埂旁的水溝裡。

第二天，兩兄弟都在高興著：媽媽不在我家及媽媽沒有來我家。事隔三天，有鄰居發現死屍，急忙到派出所報警，經指認，才知道是陳家的媽媽，當警察到兩兄弟家查訪時，兩兄弟仍舊在推卸責任，後經檢察官起訴，兩兄弟均被判遺棄母親的罪刑。

附註：今日父母的老化，正是他日自己的寫照；不管時代巨輪如何的轉變，親情終究不會磨滅的。父母之恩，昊天罔極，縱捨身命，也難報答於萬一。所以說：「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記得小時候過生日，母親特別為我煮了一顆紅蛋，放在碗中先祭拜祖先，然後要我向父母親磕三個頭，接著父親向我說：「在你生日時，我要你向祖先及父母親磕三個頭，是什麼用意你知道嗎？」我說：「不知道。」父親就對我說：「當然是要你不能忘本，而且要你存有感恩的心。磕第一個頭時，是要感謝父母生育之恩；磕第二個頭時，要感謝父母養育之恩；磕第三個頭時，要感謝父母教育之恩。希望你以後，也要同樣地告訴你的子孫！」

如今，不知道「西風東漸」的影響。或是「世風日下」的結果，生日要開舞會派對，以資慶祝，忘了自己的生日就是「母難日」。父母若未順己

意，則或以「三字經」怒罵，甚或毆打父母，不然則選擇自殺方式了結自己的生命，讓父母遺憾終身，完全忘了父母養育的辛苦，毫無反哺感恩之心。雖然，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已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現象，但都不如今日來得嚴重。昔日的「五代同堂」，已成為理想中的圖騰罷了！



二 俞淨意遇灶神記 二

明朝嘉靖年間，江西有位俞淨意，字良臣，博學多才，十八歲就考上秀才。

成年後，因家境貧困，只好教書授徒，並與同期同學十幾個人，共同組成了「文昌社」，教人惜字、放生，戒殺生、戒邪淫、戒妄語，如此做了好多年，在此期間共參加七次舉人考試，但都沒考上；婚後共生了五個兒子、四個女兒，卻死了四個兒子三個女兒，在僅存的一子一女中，已八歲、左腳底有兩顆紅痣的兒子，有一次在鄰里中嬉戲時，卻失蹤不知去向。太太因為兒女相繼去世或失散，兩眼都哭瞎了，俞淨意也就更潦倒困窘。

有一天，他自我反省，覺得並無做錯什麼大事，為什麼會受到如此重大的天譴，於是在四十歲以後，每年臘月底，自己就用黃紙寫疏文，在自家的灶神前，

禱告訴苦後便在灶中焚化，願灶神能代他傳達苦衷。這樣過了好幾年都沒有什麼回應，一直到四十七歲那年的除夕夜，正與盲妻及女兒枯坐家中哀嘆。忽然聽到有人來叩門，俞淨意拿著臘燭去開門，看到一個官服打扮的人，頭髮與鬍鬚都半白了，對著他作個禮就坐下來，說：

「我姓張，剛從很遠的地方回來，聽到你家中哀愁嘆氣，特別來向你安慰！」

俞淨意對這個人的裝扮深覺訝異，所以很禮貌地接待，並對他說：

「因為我平生讀書又累積德行，但一直到現在功名仍未成就，妻兒不全，就連衣食都難以溫飽，所以才每年年底，都在灶神前焚化疏文，但願上天能夠聽到我的告白。」

「我很早就知道你家中所發生的事情了！這是你惡的意念太重，專做些沽名釣譽的事，而且疏文中又滿紙怨天尤人，褻瀆上天，這樣不但得不到好回應，可

能還會受到上天不只如此的懲罰哩！」

俞淨意雖覺得很驚訝，但仍不平地反駁說：

「久聞冥冥之中，行善上天必有錄，我發誓行善事，恪遵規條，已經很久了，難道我所做的這些事，也都是浪得虛名嗎？」

張先生回答他說：

「就以你規條中『惜字』來說，你還不是教你的學生，用舊文書來糊窗戶、包東西，甚至還拿來擦桌子，卻又藉口不污辱聖賢書，便拿去爐中生火，這事你是天天都看到的，這樣做，對於『惜字』究有何助益呢？『文昌社』每月都舉行放生，可是你只不過是隨眾附和而已，如果沒有人提起要放生，你也不曾積極主動去做。其實你慈悲的心念，未曾從內心發出過，就連你家的廚房，照樣煮著蝦、蟹之類，難道它沒有生命嗎？對於不妄語這方面來說，你思慮敏捷，每一開口，妙喻橫生，大家對你的口才，讚不絕口；可是你有沒有想到，你言談之中，夾雜

著傷風敗俗的話語，甚至舌鋒凌厲，不知觸怒了多少鬼神界眾生，還揚揚得意自己多麼敦厚簡樸，到底誰欺負誰？在不邪淫戒方面，你身雖未犯邪淫，但一看到漂亮小姐，必定目不轉睛，看得清清楚楚才肯罷休，心思隨之春意盪漾不已，只是沒有邪緣湊合而作罷了！設若你有邪緣，你能像柳下惠那樣無動於衷嗎？還說自己終身無邪色，可對天地鬼神而無愧，真是大妄語啊！以上我所列舉的，是你自己誓要遵守的規條，尚且如此這般，何況其他呢？

你每年所焚化的疏文，都已呈報於上天，玉皇上帝特命日遊神，察看你的善惡行為記錄，結果數年內無一善行可記，只看到你私底下獨處時的貪念、淫念、嫉妒念、偏激念、自傲念，憶往期來念、恩仇報復念……，於胸中浮沈著，多得不可記數，這些惡意念，過往神祇，天天都記數著。所以上天處罰愈加嚴重，你逃禍都來不及了，那來有福可祈？」

俞淨意聽了張先生的話後，驚恐萬分，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說：

「您能通達了知幽冥之事，定是一位尊聖之神，祈求您救拔我！」

張先生聽後說：

「你也算是讀聖賢書明理的人，知道行善為樂，當聽到一句好話時，不勝激動；看到一件善事，心也能隨喜，只是旋過旋忘，信根不夠深，恆心不夠堅固，所以生平的善言善行，都是敷衍了事，從來沒有一事件落實過。尤其以你滿腔惡意，起伏纏綿，猶想得到上天的美報，正如種滿遍地的荊棘，癡癡地妄想得到好的收成，豈不是本末倒置嗎？你從今以後，凡所有的貪淫、妄想、執著的雜念，先要猛力切除乾淨，只有一個念頭，往善的一邊去，若有能力做的善事，不求回報，不貪名聲，不論大小難易，實實在在、踏踏實實耐心做去，若力量不夠做不到的，也要勤勤懇懇地，能使善意圓滿。記住！第一要有忍耐心，第二要有永遠心。切不可自我退惰，不可自我欺騙。若能久久行之，自有不可測的效驗，你家的事情，我看得很清楚，所以特別來告訴你，若能切實自我勉勵做去，也許可

以回轉天意。」

張先生講完這些話後，隨即往屋內走去，俞淨意跟隨在後，到了灶前，就不見了。方悟張先生就是司命灶神，因此向灶神焚香叩謝，即於次日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自取別號叫「淨意道人」。

剛開始實行的頭幾天，仍舊雜念紛飛，不是懷疑就是懶惰，日子依舊浮沈忽忽而過。於是在家廳堂所供奉的觀音大士前，叩頭懺悔直至流血，虔敬發誓，願善念永純，善力精進，如果有絲毫自我放鬆，永墮地獄之中。每天清晨，虔誦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聖號，以祈求菩薩加被覆蔭。從此以後，所有一言一行、一念一思，都有如鬼神在身邊，不敢有所欺瞞。凡一切有助於人、利於物的事，不論事情的大小，身邊事情忙不忙，別人家知不知道，自己能力夠不夠，都歡喜盡力而為，一直到事情圓滿才停止，隨緣、隨力、隨份，廣作陰德的事。又以敦倫、勤學、守謙、忍辱及因果報應等道理，與人共勉砥礪。在每月初一，就把這個月

來所做所為，書寫成疏文，在灶神處焚化相告，日子一久，行善也做得很純熟，常常一個月下來，有一萬個善事稟報；在自己靜處時，也能一念妄心不起。

如此做去，經過了三年，俞淨意已五十歲了，那年正是萬曆二年，甲戌會試，張江陵為主考，在出闈後，拜於同鄉父老，想為孩子找個老師，結果，大家都推薦俞淨意最適當，俞淨意應聘後，帶著家眷同赴京師。張江陵很敬佩俞淨意的人品及道德，援例推薦他入國學。

萬曆四年，赴京鄉試，金榜題名，第二年又中進士。有一天，去拜謁主考官楊公時，楊令五子出來拜會見面，這五個孩子都是四方流浪，無家可歸的，楊公認養他們視同自己所生，其中有一個，年齡剛好十六歲，俞淨意看他相貌很面熟，問他的籍貫，是江右人家，小時誤入糧船，依稀尚能記得自己的姓氏及家鄉，俞淨意甚感訝異，叫他脫下左腳鞋子，兩顆紅痣清清楚楚現出來，俞淨意大叫出聲說：

「你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兒子呀！」

楊公也甚感不可思議，隨即把孩子還給他，俞淨意回家告訴太太，太太高興得抱著兒子痛哭流涕，淚血迸出，兒子也哭著擦去母親臉上的淚血，瞬間母親雙目，竟然可以看到自己孩子。俞淨意悲喜交集，從此不願再作官，並向張江陵辭去教職回家鄉，張江陵對他不為官的崇高人格所感動，並厚贈他禮物返家。俞淨意居家鄉，行善更努力不懈，後來他的兒子娶媳婦，連生七個孫子，個個健康活潑，都繼承書香門第。俞淨意親自寫出，遇灶神並實行改過的事實，以訓誡自己的子孫，自己也享有健康與長壽，八十八歲才往生，鄉里人們都說，是他自己實行善事，得到上天回報所致。

附註：常聽到很多人這麼說：「我一生當中，並沒有做過什麼殺人放火的事，那來罪過可言？」殊不知在我們未證得平等性智之前，所有的舉心動念，無

非是業，都有招感後有果報之虞，豈只殺人放火才會有不良果報！更有人認為：「我並沒有做什麼壞事，只不過脾氣壞一點而已！為何老天爺那麼樣的苛待我，讓我受盡人間那麼多的折磨？」「脾氣壞一點」就已經足夠「壞」了。譬如《百法明門論》二十隨煩惱中的忿、恨、惱，三者就是從「瞋心」中蹦出來的小火花，若說要做出「殺人放火」的衝動行為，就已經綽綽有餘了！「只不過脾氣壞一點」難道不是一件「壞事」嗎？

也有一些人，修行一段時間後，發現並無任何感應，就認為佛菩薩只是說些安慰我們的話罷了，那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像我努力修了那麼久，也沒有什麼善的感應回報我！其實，他是否自我檢討過，真的有「如實修行」嗎？或只是「沽名釣譽、敷衍了事」呢？如上述「俞淨意遇灶神」的故事，就是一個明證了。

佛法是全世界最好的正法，它所講的道理，都比其他的道法來得好、來

得徹底，信佛的人當然可以接受，但是信善事的人，並不是都信佛法，要他們一定去看佛法的事，就會不高興了。所以像「了凡四訓」或是「俞淨意遇灶神記」等，這一類勸人為善的文章，不管信佛或信善的人，都會很喜歡看，說不定只信善而未信佛的人，看完這篇文章後，或能更進一步研究佛法、修行佛法，那就更為盡善盡美了

其實，行任何善事，修任何道行，都必須先做好「人」的品格行為，因為這是修一切道行的基礎，若基礎不穩固，如何進修上層的天道，甚至出世間道呢？所以民國初年的太虛大師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

一 賣偈語的人

從前有一個常在外經商的人，因快過年了，急著趕回家團圓，但又想起太太終年在家辛苦操勞，應該買個禮物慰勞她一下。於是他就上街購物，但是走來走去，就是不知道買什麼東西較好。突然看到有一個老和尚坐在街旁，身邊還掛個招牌寫著：

「賣偈語」。他好奇地趨前探問：

「這東西怎麼賣？」

老和尚向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說：

「你看來跟我很有緣，好吧！一首偈就賣你十兩黃金，半賣半送啦！」

「到底是什麼偈語？怎麼那麼貴嘛！」

這位老和尚在把偈語交給他之前，先唸了一遍：

「向前三步想一想，退後三步想一想；瞋心起時要思量，熄下怒火最吉祥。」並且交待他說：

「記住！以後當你遇到讓你起忿怒心的時候，一定要把這首偈語拿出來唸他三遍，自然有不可思議的妙用！」

當這位生意人知道偈語中的意義之後，深覺受騙了，但看在出家人的面子上，話雖沒講出口，心中還是嘀咕著：

「這只不過是一般的醒世警語罷了！有什麼價值，還要花我十兩黃金去買，真是不值得！」

老和尚看出他的表情與心意，卻哈哈大笑，毫不客氣地收起銀兩。這位生意人並沒有再與他計較，就急著趕路回家。等他回到家時，已經是三更半夜，太太早就睡著了，可是床底下卻擺著兩雙鞋子，一雙女人的，一雙男人的。

他心想：

「妳這個不要臉的女人，趁我不在家，竟然做出這種偷漢子的事來！」

在愈想愈氣之下，就到廚房拿了一把菜刀，準備殺了這對奸夫淫婦。正當要舉起菜刀時，突然想起老和尚賣給他的那首偈語，於是喃喃地唸了起來：「向前三步想一想，退後三步想一想……」自己一個人在床前，進三步啊退三步啊！竟把太太吵醒了，見了丈夫就說：

「哎喲！你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吃晚飯了沒？」

丈夫已經怒不可遏地罵道：

「床上那個人是誰？」

「沒有啊！」

丈夫指著那雙男鞋，怒說：

「那麼床下那雙男鞋呢？」

太太此時才會意出，丈夫為什麼一見面就怒氣沖沖，於是半瞋地說：

「今天是除夕夜，等你等了老半天，你都還不回來，為了討個團圓的吉祥，把你的鞋子拿出來擺在一起啊！」

做丈夫的一聽，慶幸自己沒有下手鑄成大錯，再想到老和尚賣給他的那首偈語，不禁大聲叫道：

「真值得！真值得！就是一萬兩黃金也值得！」

附註：「瞋心」就是對現前不饒益境，憤發為性，發動起來，行相粗猛，難以收拾。依《天台宗》說，瞋有三種，並應當以慈悲觀分別對治，以除滅瞋火，令心清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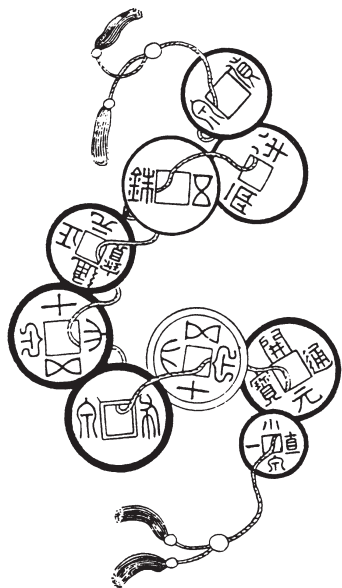
①非理瞋：無緣無故就發起脾氣來。這種人應當修「眾生緣慈」來對治，也就是觀想一切眾生，猶如自家的眷屬，都要讓他們得到利益安樂。

②順理瞋：因為有他人來惱亂，而發脾氣。這種人應當修「法緣慈」來對治，觀想一切法，都是因緣所生，本來就是空而無實，因為一切眾生，不知道諸法本空的道理，常想求得安樂。為了隨順眾生，要讓他們都能得到安樂。

③評論瞋：以自己的見解最正確，指責他人的所說所行，都不合乎道理。這種人應該修「無緣慈」來對治。修無緣慈時，要不住於法相、眾生相，憐憫一切眾生，往來五道，心執著於法，分別取捨，枉受痛苦；為要使一切眾生，解脫諸苦，讓他們都能得到諸法的實相。

試想瞋火發起來，刀杖相向，不論親疏照殺不誤，如此斷送人命，都在所不惜，何況拳打腳踢！因此在這瞬間裡，要他立刻反觀，又要抑制動粗，實在不容易，如果「慈悲觀」運用未能純熟，只好應用對等的猛藥，立刻合十，一心稱念「南無阿彌陀佛！」不說其他語，不想其他事，一直到瞋

火真正降下，才可以停止，這正是最大的「偷天換日」辦法，強制攔截下這股瞋火。剛開始也許會不習慣，然久而久之，就會成為自然，「瞋火」即可化之於無影無蹤了！願與您共勉！



二 誰入地獄

從前有一位大官人，向一位禪師問道：

「和尚百年之後，往何處去？」

「做牛做馬去。」

「受牛馬之報後，會再往那裡去？」

「到地獄去。」

「和尚是個大善知識，怎麼會到地獄去呢？」

「我不到地獄去，誰會到地獄去教化你們呢？」

附註：各類的地獄，都是由於眾生自己，造做各種不同惡業因，所招感而來的。

可是，諸佛、菩薩依本誓願力故，為廣度一切眾生故，也會到地獄去教化眾生。所以說，會到地獄去的人有兩種力量：一是惡業力，一是佛、菩薩的願力。

我們對於天堂與地獄，似乎都太強調是死亡以後的歸處，其實在我們現前的善惡念一瞬間，天堂與地獄即已悄悄地現前了。

從前有位將軍，向白隱禪師問道：

「真的有天堂與地獄嗎？」

白隱禪師對他點了點頭，但那位將軍很不以為然地說：

「除非你現在馬上證明給我看，否則我才不相信哩！」

白隱禪師反問他說：

「你是在做什麼的？」

「我是一位將軍。」

白隱禪師哈哈大笑說：

「是那個笨蛋請你當將軍的？我看你倒像個屠夫。」

「什麼！你敢侮辱我的人格，現在就宰了你！」

這位將軍氣得火冒三丈，拿起劍來，就要向白隱禪師殺去，此時，白隱禪師笑著說：

「你此刻正在打開地獄之門！」

這位將軍聽後，向內心一反省，甚感慚愧，立即跪下來向白隱禪師求懺悔說：

「對不起！請原諒我剛才的失態。」

白隱禪師又告訴他說：

「由於你現在存著一份懺悔的心，天堂之門又重新為你開啟了！」

上天堂或下地獄，並沒有那一個人或那一位神祇能夠主宰著我們，而是全

在於我們自己的善惡一念間罷了！所以，我們的舉心動念甚為重要，不可不慎！



二救人等於救己二

以前有位服務於台中公立醫院的薛醫師，為人熱誠、醫術又好，不管是鄰居或是同事，一致推崇他是一位好醫師。有一天，他從霧峰家開車去上班，路經大里鄉街上，看到一件車禍，路上躺著一個血淋淋的受難者，薛醫師因職業性的本能，立即下車查看傷者，經他初步診斷，此人必需立即送醫院急救，才能挽回他的生命，可是叫救護車來再送，為時太晚了，為爭取時效，就用自己的轎車充當救護車，抱起傷患急往自己服務的醫院駛去，經過一番急救，最後救回了受傷者的一條生命，醫院同事都稱讚他見義勇為的善行。

受傷者在醫院急救過程中，有一筆可觀的醫療費用，受傷家屬不願償付，他們認為應由肇事者來償還，但真正的肇事者早就逃之夭夭，加上沒有目擊者可提

供資料，結果，受傷的家屬一口咬定薛醫師就是肇事者。在一番官司的纏訟中，薛醫師不但花掉了多年來積蓄，還弄得身心疲憊不堪，最後雖因證據不足，以不起訴結案，但自從那次經歷後，薛醫師深感人心不古，不管遇到同事、鄰居或朋友，逢人就說：

「路邊車禍的受傷者，千萬不要去急救，否則會像我這樣，惹來被誣告的官司，不值得啊！不值得！」

事過半年，薛醫師想去拜訪一位朋友，因朋友家就在離家不多遠的地方，騎腳踏車去就可以了，沒想到竟被一輛急駛而來的車子撞倒在地，肇事者加速逃逸，只剩下薛醫師一個人躺在血泊中，急待救援。等到救護車將薛醫師送到他服務的醫院時，因失血過多，雖經同事們極力搶救，已回天乏術了！在參與搶救薛醫師的醫療小組中，有位主治大夫直搖頭感嘆著說：

「我剛才來上班時，車子就經過薛醫師發生車禍的現場，看到傷者受傷頗為

嚴重，本想下車予以急救，但又想起上次薛醫師救人反被誣告的那件事，使我無勇氣去做急救的事，那知道受傷者，竟然是薛醫師，哎！若不是他一再強調，不要『雞婆』去搶救路邊車禍的受傷者，今天他應該不會死的！」

附註：平時我們都常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善有

善報，當然大家都很樂意去行善，「假若」行善未得善報，您願意再去行善嗎？若更糟糕的反遭惡報時，您還要再行善嗎？猶如上述薛醫師，遭受傷者反咬一口時，您以後還會見義勇為嗎？那又為什麼行善，反被人誣告呢？如此下場您認為值得嗎？這一連串的問題，您能作明確的判斷嗎？而您的判斷正確嗎？以下我們作個解說，由您來思考。

佛教在《唯識學》上說，有十因四緣五果，「善有善報」只是其中的等流因得等流果而已，至於「行善反遭惡報」甚或「行惡反遭善報」，這是等

無間緣與異熟果等眾因多緣的問題了。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又叫「一切種識」，累劫以來我們的一切行為，薰習著第八識中的種子，因緣成熟時種子又發動成現行，如是因，如是果，所謂因果是跨越過去、現在、未來等三世的，所以不能以這一世的短時間，就來論斷是非因果，除非此生有特別殊勝的善業，或特別嚴重的惡業，才會得到現世的因果報應。但是請記住，無論如何，多行善事，絕對是利己又利人的！

佛教叫我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正是要我們培養利人又利己的好習氣，能夠天天薰習，遇善事則自然去做，那麼惡業自然停止，由此「攝善法戒」做起，再進一步向「饒益一切有情戒」邁進，不但自己求解脫生死，也要令眾生都能解脫生死，此即是成佛之大道！

二 保持人性的善念

在沙漠連天的阿拉伯地方，流傳著一個古老的故事：

古時候這裡交通工具最常見的就是駱駝與馬匹，而馬行走的速度比駱駝快得多，尤其是能日行千里的「千里馬」，更是可遇不可求的良駒，有一個叫亞伯拉罕的人，他就擁有一匹這樣的千里馬。一天，一位叫費瑟的生意人，看到了這匹好馬，心裡非常羨慕，就對亞伯拉罕說：

「我可不可以用我所有的駱駝來換你這一匹馬？」

馬主人搖搖頭說：

「這是最我心愛的馬，當然不換！」

可是費瑟愈看愈喜歡，於是又出了一個價錢說：

「只要你給我這匹馬，你要什麼我都可以給你。」

亞伯拉罕也很客氣地回答說：

「牠是我生活中最貼切的伴侶，有我就有牠，有牠就有我，我們是形影不離，你不要再枉費心機了，我是絕對不會賣掉牠的。」

費瑟實在太喜歡這匹馬了，但又確知馬主人怎樣也不肯賣，後來他知道亞伯拉罕是一位很有慈悲心的人，於是想出了一個歪主意。有一天，他故意穿得破破烂爛的衣服，裝病倒在亞伯拉罕每天都要經過的路旁，果真亞伯拉罕看到有人病倒在路邊，立即下馬查看，原來是向來都想要買他的馬的那位生意人，看他生重病的樣子，亞伯拉罕毫不猶豫地把他扶上馬背，準備送他去看醫生。不料這個時候，費瑟自認計謀已得逞，立刻恢復原狀，高興地說：

「以前我用盡了各種財物要買你這匹千里馬，你都不肯賣，現在我已經騎在這匹馬背上，這匹馬就是我的了，我要騎牠走。」

亞伯拉罕很平靜地向費瑟說：

「既然你已騎在馬背上，馬算是你的，不過請你聽我幾句話，而且要好好記得。」

費瑟很得意地說：

「只要馬是屬於我的，聽再多的話我都願意。」

於是亞伯拉罕很認真地向他說：

「請你記得：以後如果有人問你，你用什麼方法得到這匹千里馬時，你一定不能說出今天的事。」

費瑟很納悶地問：

「為什麼？」

亞伯拉罕似有隱憂地說：

「如果你說了，以後若有人生病倒在路邊，就沒有人敢再搭救了。為了將來

那些人，你一定不能說，好讓人人都能保有這份人性的善念。」

費瑟聽完了這段話，覺得很慚愧，趕緊下馬胡跪在亞伯拉罕面前懺悔道：

「因我一念之差，扭曲了人性的善念，我很慚愧用這種不正當的方法，來騙取你的馬，馬還是屬於你的，我現在就還給你！」

附註：在台灣也有惡勢力集團，強迫殘障同胞販賣東西以圖利；也有假和尚穿袈裟化緣，而中飽私囊，這種利用人性善良的一面，來騙取廣大群眾的錢財，除了因果要自行負責外，也大大地戕害了人性的光明面，最是社會的敗類。

其實人的心都有善良的一面，只是有時會禁不起外境的引誘因而犯錯。我們如果能用平靜的心，以智慧來開導他，往往對方善良的本性仍會復活。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自己要常常培養布施的歡喜心，並以理智和感恩的



心待人，如此人生就會過得很快樂幸福。

二 一棵樹的代價

一位移民到溫哥華的華僑，鄰居住著一位法僑，法僑的庭院種有一棵大橡樹，由於生長的方向傾向一邊，許多枝葉延伸進入這位華僑的庭院中，風一吹，樹葉即掉落滿地，打掃時，這位華僑每多怨言，於是向這位法僑建議修剪大橡樹的樹枝，不料這位法僑卻說：

「我們要让這棵樹順著它的性向自由發展，修剪了樹枝，就會違背樹的自然發展。」堅決不肯修剪。

這位華僑在屢次建議而均未被接受之下，惱羞成怒，便趁這位法僑出去旅遊時，把這棵橡樹砍了。當法僑回來後發現這種情況，便一狀告到法院，要求賠償損失。法官詢問法僑，為何只為了一棵樹而興訟，法僑回答說：

「我每天回家時，遠遠就看到這棵大橡樹，知道我家到了。如今樹被砍了，讓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法官認為理由充分，於是判決這位砍別人家橡樹的華僑，要賠償八十萬加幣（約略當時一棟房子的價錢），且不得再上訴。

附註：我國隋朝時，有一位叫趙軌的人，為人清白，絲毫不苟。他的住家和隔壁只隔了一道矮牆，恰好鄰居種有一棵桑樹，長得很高大，所以有一部份的枝葉就越過了牆頭，伸到他家庭院來。到了夏天桑樹結了果子，成熟後，自然掉落在趙家的庭院裡。有一天，趙家僕人們在庭院撿食桑葢，他就喝令他們說：「這是鄰家桑樹上的果實，我們不該私自取食，要知道物各有主，你們趕快撿起來還給他們。」僕人們明白了道理之後，很高興地把桑葢拾起裝在籃子裡，送到鄰家去，表明主人的意思。結果鄰家主人，很高

興有如此明理的好鄰居，而兩家的感情也因此越來越好。

如今大家多住公寓大樓，少則四、五層，多達數十層，鄰居相見不相識，這種情形，恰好給歹徒為所欲為的機會。若左鄰右舍能多連絡感情、和睦相處，不但是一種美德，也是做人的藝術。俗話說得好：「遠親不如近鄰」，彼此守望相助、互相照應，都有好處。可是偏偏有人就是很冷漠，很高傲，不願和鄰居打交道，深怕會吃虧似的，殊不知每天能向鄰居打打招呼，或點個頭、問個候，這些都是布施溫暖、散發誠意的好機會。萬一有什麼急難時，鄰居才會來幫助！

上述的兩個故事裡，鄰居同是為了一棵越界的樹，但卻有截然不同的反應和結果，這正告訴著我們「睦鄰」是多麼地重要！

一徙木立信二

歷史上記載，秦孝公即位後，首要任務就是頒布詔令，廣徵賢才。商鞅得到這個消息，立即離開魏國，來秦求取發展的機會。幾經周折，找到了一位孝公的親信景監，經過推介，得到秦孝公的信賴，付予富國強兵的大任務。

商鞅的改革，以「法」為推動的力量，所以必須先讓人民瞭解信法、守法的重要性，於是在國都的南門，豎立一根三丈長的木桿，並張貼一張佈告：

「有誰能將這木桿，從南門搬到北門，賞他黃金十兩。」

許多人聽說政府出此佈告，紛紛好奇趕來觀看，交頭接耳熱烈地談論著，但是誰也不敢去搬動。商鞅再度下令，賞金提高為五十兩。此舉手之勞，就可以獲得重賞，大眾愈感稀奇，聚會的人就愈多，木桿的四週，站著佩帶利劍的武士，

像正在尋覓著那位膽大的人似的。

人群中終於走出一位年輕人，一個大步向前，挽起衣袖，搬起這根木桿，一步一步的搬到北門。商鞅非常高興，立刻賞黃金五十兩，並宣佈：

「從今天起，政府推行改革，目標是富國強兵，百姓安樂。言出必守信，令出必施行，若有違抗不遵的人，必受嚴懲。」

附註：在中國歷史上變法有很多次，但較著名的有：秦時商鞅變法、宋時王安石變法、滿清時的百日維新等，但成功者只有商鞅一人，為什麼呢？究其原因，就是商鞅懂得先立信於民，變法才能成功，猶如濁水，有信為水清珠，才能清濁水。

在政治上需要講「信」，因為無信不立；佛教也講「信」，因為「信為道源功德之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所以萬善皆以信為前導。其實其他的宗

教也一樣講「信」，但只有佛教特別強調說：「信為能入，智為能度。」也就是說「信」只不過是引你進門而已，信了之後，還要你自己努力去修行，由戒、定求得般若智慧，才能真正斷除自己的貪、瞋、癡、疑、慢、不正見等根本煩惱，得到菩提涅槃的解脫果。這不是像其他宗教只以黃葉止啼，或是給予表面的止痛劑、安眠藥，甚至用糖衣包毒藥的作法；而佛教是以斧底抽薪、一勞永逸的方法，根本解決生死大事的問題。

在《大乘起信論》中，更進一步說明了「四信」的重要：「一者，信根本，所謂樂念真如法故；二者，信佛有無量功德，常念、親近、供養恭敬，發起善根，願求一切智故；三者，信法有大利益，常念修行諸波羅蜜故；四者，信僧能正修行，自利利他，常樂親近諸菩薩眾，求學如實行故。」就是強調「信真如、信佛、信法、信僧」四信的正確性與重要性。

磨磚作鏡

馬祖道一是四川成都人，小時候常在寺廟裡玩耍，十二歲那年便出家做和尚。後來到南嶽般若寺學坐禪，而當時般若寺住持正是懷讓禪師，他看出馬祖是一位可造就的法器，於是便去問他說：

「請問你學坐禪是為了什麼？」

馬祖也很簡捷地回答說：

「要成佛！」

懷讓聽他這麼一說，便拿了一塊磚頭在馬祖的座前磨起來，馬祖好奇地問：

「請問您磨磚作什麼？」

「作鏡子呀！」

馬祖不禁詫異地笑了起來說：

「磨磚怎麼能作鏡子呢？」

懷讓也反駁他說：

「磨磚既然不能作鏡子，那麼坐禪又豈能成佛？」

馬祖被這麼一反問後，反觀自我，才知道錯用心了，於是便問：

「那麼應該怎麼做才能成佛？」

懷讓仍舊反問說：

「這道理正像牛拉車，如果車子不動，請問你是要打車子呢？還是要打牛？」

馬祖此時被問得無話可說，於是懷讓接著說：

「請問你是在學坐禪？或是在學坐佛？如果在學坐禪，禪並不在於坐臥；如果是學坐佛，佛並沒有一定的狀態。法是無住的，因此我們求法也不應該有取捨

的執著。你如果學坐佛，就等於厄殺了佛，你如果執著於坐相，便永遠不見大道。」

馬祖聽了這番話後，心中好像飲了醍醐般的舒服極了。便向懷讓禪師禮拜，並問：

「如何用心，才能達到無相三昧的境界？」

懷讓回答說：

「你學心地法門，像播種子；而我講解法要，像天降雨露，只要因緣和合，你便可以見道。」

馬祖又問：

「道沒有形色，怎麼能見呢？」

懷讓回答：

「你內在的法眼能見道，因此也能見無相三昧。」

馬祖又問：

「道是否有成壞呢？」

懷讓回答：

「如果以成壞聚散的現象來看道，便不是真的見道。請聽我的偈子：『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

到這個時候，馬祖才真正的悟道，心意超然。此後便跟隨懷讓整整十年，在這段期間，他深入玄奧，據說懷讓的六位入室弟子中，唯有他得到了心傳。正所謂「坐禪成佛心中病，磨磚作鏡眼中花；一破牢關金鎖斷，等閒信步便歸家。」

附註：在中國禪宗史上，自慧能以後，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馬祖道一了。道一死後被稱為「馬祖」，這是學生對他的尊稱。尤其馬祖的「馬」字，是道一的俗姓，在佛家的僧侶，以俗姓為稱呼的，可能只有馬祖一人。大家都知道

衣鉢到了慧能手中便不再傳下去，這意味著此後不再有祖師了。因此馬祖這一稱呼便應乎普遍的需要而產生。

馬祖之所以仍然冠以俗姓，是有一段傳奇的，據說在懷讓悟道後，慧能曾告訴他一個秘密說：「印度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曾預言，在你的足下將產生一頭年輕力壯的馬，牠將會踏破這個世界。」這頭馬正好是馬祖的俗姓，而馬祖又是懷讓最獨特的學生，因此後來的人很自然的都會把這個預言和馬祖拉上關係。假如我們以其影響來論人的話，那麼無可否認的，馬祖的產生，真可說是出於天數了。

二帶爾西天去

以前有一位大富貴人家，發心供養任何出家僧人。有一天，他請到了一位老和尚到他家裡來供養，問了老和尚喜歡吃什麼？他說：

「雞蛋！」

這位大富長者心想：既然已延請到自己家裡來了，就一切隨順吧！於是吩咐屬下煮雞蛋供養。在席間，老和尚將煮熟的蛋，逐一剝開吃了下去。在旁觀看的人，私底下莫不竊竊私語，偷笑著這個老和尚不守齋戒。老和尚看在眼裡，當然心知肚明大家的指指點點是在說什麼，於是在飯後，要了一枝大筆，在客廳的壁上題了一首詩，曰：

「混沌初開一殼包，既無皮膚也無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在人間受一

刀。」

題罷便不告而別，眾人玩味著詩句中的義味時，才知道剛才那位老和尚是位得道的高僧。

附註：原來這位老和尚在吃雞蛋時，已用了「神通力」將這些雞度脫而去了，他的吃，是吃而未吃，只是在人世間遊戲神通而已。

出世聖人，在所作已辦，梵行已立，生死已了，偶爾如是方便度人，固然無可厚非，但每見有些沒有真實修行，生死未了的凡夫，也假裝如此這般地說：「酒肉穿腸過，我佛心中坐」的大話，自己既不肯素食戒殺，反要用假話來遮掩別人的眼目，真是自欺欺人，罪過彌天！奉勸世人；如果沒有「老僧帶爾西天去」的本領，切忌狂言亂語，否則罪由自取！

壁虎與山雉雞

壁虎與山雉雞都有一條尾巴，所不同的是：壁虎的尾巴細細長長的，看起來一點也不起眼；可是山雉雞的尾巴可漂亮多了，尤其是牠在展翅飛行時，最讓人稱羨的，就是牠那燦爛奪目的長羽毛尾巴。

壁虎遇到了敵人，會自動斷掉自己的尾巴，且使尾巴不斷地在地面上跳動打滾，讓敵人誤以為牠的尾巴就是牠的本身，而奮不顧身地撲向牠的尾巴，如此牠就可以順利脫離險境。反觀山雉雞，當獵人在捕捉時，只要用強力黏膠，黏住牠的尾巴，因為牠捨不得脫落自己美麗的尾巴，最後只好束手就擒，而斷送了生命。

附註：由於我們的思想及行為，經常薰習到我們心中的阿賴耶識，因而形成一種

習慣、習性，稱為習氣或種子。猶如裝香料的篋中取出香，篋內猶存香氣。在《唯識宗》以習氣為種子的別名，具有產生思想、行為及其他一切有為法的能力，含藏於阿賴耶識中，遇到因緣成熟時就會再發作成為現行，很難斷除。

若依達爾文的《進化論》來說，人類是由猿猴進化而來的，尾巴因沒有用處早已退化掉了！殊不知：我們有形的尾巴雖然已脫落，但是無形的「習氣尾巴」卻又多又長哩！真所謂「尾大不掉」！壁虎為了避敵而能「捨」去自己的尾巴，我們若能向壁虎學習，為了避開生死大敵，而毅然決然地斷除我執、法執等不良的「習氣尾巴」，就能求得真正的解脫自在；至於山雉雞，因「捨不得」自己漂亮的尾巴，而斷送自己的寶貴的生命，我們則要引以為借鏡，千萬不要被名利、財勢、情愛等慾望所迷惑，捨不得遠離而斷送了自己的慧命，以致於在六道輪迴中生生死死，無法解脫煩惱痛

苦。



二蹄手二

民國五十幾年時，常有法師在台北善導寺講經，來聽經的善男信女很多，其中有一位居士很特別，他的左手一年四季都用毛巾裹住，而且不喜歡人家碰他的左手或詢問他左手的事。每當法師講到有關「懺悔業障」的問題或是唱誦懺悔文：「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時，他都會激動得痛哭流涕，無法自己。

有一回，法師要大家說說自己來聽經的因緣時，這位居士竟然把他裹著毛巾的左手解開，露出一隻不折不扣的豬蹄手，然後旋轉一週，大家看得目瞪口呆，但都不敢出聲說話，於是法師說：

「你就把你所知道的因緣，說出來供大家參考借鏡吧！」

於是他發出略帶顫抖的聲音說：

「話應該從前三世說起，當時，我是一家雜貨店的老闆，因為斜對面新開了一家與我性質相同的雜貨店，在互相競爭之下，我漸居下風，於是除了削價之外，我開始想起作弊的方式，也就是偷斤減兩，結果不但無法挽回舊顧客，反而在一氣之下一命嗚呼哀哉。神識到了陰司，閻羅王說我做生意偷斤減兩，理該償還債主錢兩，一聲令下，鬼差將我提領到一間空屋，往裡一丟，即行離去，這間房間並不大，可是冷氣逼人，實在讓人無法忍受，此時看到牆壁上掛滿了皮衣，於是拿下一件，仔細一看，原來是件豬皮，雖腥味薰人，但無法多考慮，隨即匆忙穿上，皮衣一著身，說也奇怪，皮衣自然黏合起來，說時遲那時快，瞬間即出生為一隻小豬，看到諸位豬兄弟姊妹們都在搶吃母豬的乳，自己實在作嘔不已，可是一餐兩餐不吃，肚子實在餓扁了，為了保命，只好也吸一兩口，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一年兩個月就被主人賣去宰殺，當尖刀戳入心臟時，一陣哀號一陣痛楚過

後，神識離開身體，看到自己的肉擺在肉攤上，任人買賣，鄰居有一位修行人，也來菜市場買菜，看到我的頭掛在那裡，他還特地過來跟我打個招呼，但他表示是我的業報所使然，也無法救我。還有一位節儉的人，買了我的肉回去，並沒有馬上吃掉，用鹽巴醃漬起來，我的神識就一直守在那裡，無法離開，等了一個多月後，他才再行料理食用，此時，我的神識才得以離開。接著神識又被勾回閻羅王前，再度發配到另一家債主去還債，因為有了前一次的經驗，到了空屋時，堅決不穿那件皮衣，可是煎熬不過那股寒氣，最後在忍無可忍之下，還是穿上了。

這一次，所欠的錢較多，結果被養了兩年半，是隻大豬公，參加年度豬公比賽還得了頭獎，除了屠體可賣更多的錢外，還替主人贏得一筆可觀的獎金。等神識又被黑白無常勾攝到閻王跟前時，我實在按捺不住性子，大發脾氣說：『為何只因偷斤減兩，就要受到這麼大的輪迴折磨？』閻王把眼神往左邊的記錄簿翻看一下說：『我並沒有冤枉你啊！你所偷的斤兩錢數，乘上時間的利息，所得到的債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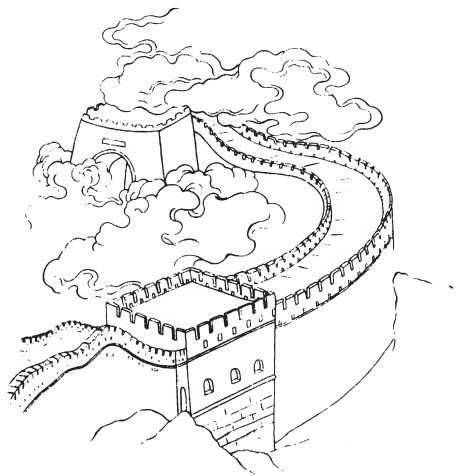
就是這麼多呀！黑白無常！帶他下去再投豬胎！」不等黑白無常開始動作，我就往外急衝，也不知道往那裡走，只好亂闖，黑白無常拿著一張豬皮在後面追趕，在距離不遠時，即往我這個方向丟來，在情急之下，我用左手去撥開，結果豬皮碰觸到我的左手及左背上，因此所碰觸到的地方，在我投胎為人時，就變成了這副半豬體的模样。」

他說到激動處時，痛哭流涕，稍稍平復後，又接著說：

「以前人家告訴我輪迴的事，總是嗤之以鼻，這回自己不但親自經歷，而且今世還帶來這副蹄手，證明因果報應絲毫不爽，祈請大家務必相信有輪迴這件事。」

附註：眾生由於貪、瞋、癡三毒的惑業，而招感三界、六道的生死輪轉，恰如車輪的迴轉，永無止盡，所以被稱為輪迴。佛教主張業報之前，眾生平等，

在沒有斷除六道輪迴的苦因之前，會有無量的前世與後世相續不斷。而輪迴主要由業報而來，所以，我們要想脫離輪迴的果報，就要把握今生今世努力斷惡修無漏善，借由身業、口業、意業的修持，而斷惑證真，才能去除輪迴之苦，願您我共勉為之。



二 水滿了

有一位大學教授，到山裡拜訪南隱禪師請益禪學，禪師以茶水招待。

這位教授名義上是來請益，實際上自始至終，都在喋喋不休地述說他個人的研究成果，希望禪師贊同他的說法與立論，禪師只好借著替他倒茶來點化他。禪師將茶水倒入杯中，雖然茶已滿杯，但他還是繼續倒。

「師父！您倒的茶水已溢出來了，不要再倒了！」

禪師隨機而說：

「你就像這隻杯子一樣，裡面裝滿了你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你若不先將心中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對你說禪呢？」

此時，這位教授反觀自己的行為，才察覺自己剛才喋喋不休的錯誤，並慚愧

地改以虔誠心向禪師請益。

附註：心中如果有自己的成見，就聽不到別人的真心話了。兩人對談，大多數人都急於表達自己的意見，結果聽到的只是自己的聲音，除此之外，什麼都沒聽到。

我們常聽說：「德山棒，臨濟喝。」昔日禪門接引弟子，觀機逗教，在臨門一腳時，常常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來點破。時至今日，歐風東漸，棒喝的教育，被視為落伍、不合情理，再加上新學者，耐性不足，沈著不夠，不必棒喝，他都會退心而去，若再以棒喝，豈不是「門可羅雀」？以前禪門常說的「打不退，罵不退，才是個好寶貝。」此種情景，實已難見容於今世矣！難怪有修有證的大德，就要變成鳳毛麟角了！

所謂「末法時期」，就是像今天這樣，外面的資訊發展很快，引誘力太

大，眾生定力不足，無法摒除這些誘惑，以致沈溺於聲、色、光、電之中無法自拔，如此怎能修行呢？不修行，又怎能開悟證果呢？因此，能找個寂靜的「阿蘭若」住處，謝絕一切外務與干擾，來踏實潛修，是有其必要的。隋朝智者大師所闡述的「二十五方便」，是有志於修行者，該積極研讀並加以遵行的。



二天台宗的二十五方便二

佛教十大宗中，各有所專，各有所長，但論教學規模的完備，條理分別的明細，實首推天台一宗，因早在隋時，有智顗大師，蘇山妙悟，深入禪定，開創五時判教、化儀四教、化法四教，著法華玄義、法華文句、摩訶止觀等三大部。時至今日，猶為教內稱頌不已！其中，尤以為初入道者所講示的二十五方便，最為簡要明瞭，現在即分條解釋如下：

所謂方便，就是善巧的意思，用善巧的方法來修行，以微少的善根，能令無量的修行成就、解脫、發真成聖，直接切入菩薩位次。這個二十五方便法，就是最初的入門方法包括：(一)具五緣，(二)訶五欲，(三)棄五蓋，(四)調五事，(五)行五法。

(一)具五緣：

(1)持戒清淨：大小兩乘都以戒為本，所以先說明戒。戒也有在家戒與出家戒之分。

如在家戒有五戒①不殺生戒②不偷盜戒③不邪淫戒④不妄語戒⑤不飲酒戒。或再加⑥不著香華鬘衣⑦不往觀聽歌舞⑧不坐臥高廣大床。就是八戒，若再加「過午不食」、「戒正淫」，便成八關齋戒。

出家戒有小乘的四種：①式叉摩那——六法②沙彌、沙彌尼——十戒③比丘二百五十戒④比丘尼三百五十戒

在大乘的菩薩戒：出家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在家菩薩六重二十八輕戒。

戒若清淨，三昧定就容易現前，所以持戒清淨，是為修習止觀的最初因緣。

(2)衣食具足：內心守戒雖然精嚴，但必須資助衣服飲食。因為衣服可以蔽

護身體，不受風寒；飲食可以維持生命。身心安定，才能修習道業，道業進步才有可能成就佛事。

(3) 閑居靜處：進一步要修行定慧，就必須藉助空閑的好地方，才能得到三昧，這樣的好地方有三種，如：在深山遠谷，人跡所不能到達的地方。或行頭陀行，淡泊寧靜，專志於修道；或安住在叢林寺院，鬧中取靜。

(4) 息諸緣務：雖居住在空閑的地方，但仍須外緣越少越好，若塵緣太多，盡在人情上打滾，徒令一生空過！所謂的緣務就是：

① 生活的緣務：各種謀生職業，正修禪定時，應摒棄之。就平常言，出家眾戒四邪命、五邪命；在家眾則戒殺生、欺詐、賭博等害物傷慈、不正當的職業。

② 人事的緣務：交際應酬，迎來送往等，應避開。

③ 技能的緣務：技術的比賽、醫方卜筮、棋琴書畫等，亦應避免。

④學問的緣務：如詩詞歌賦、互相辯論等，為求心志統一，剋期取證，均應放下。

(5)得善知識：以上的四緣雖具備了，但開導需有善知識，因此善知識才是最大的因緣。善知識有三種：

①外護善知識：通常叫「護法」，僧俗皆可。

②同行善知識：志同道合的同修，互相切磋，同修共學，如同乘一條船，同舟共濟，彼此照顧，有患難時，共相扶持。

③教授善知識：菩提路遠，魔障重重，「欲知山上路，當問過來人。」若無明師指導，自己盲修瞎鍊，則有誤入歧途，走火入魔的危險。歷來的祖師參方，就是在親近解行相應的大善知識。

(二)訶五欲：緣力既已具備，則當割捨其他的嗜好、欲望，所以須訶五欲。五欲又名五塵，即五根對外境之色、聲、香、味、觸所起，五塵非欲而其中別有一

種可愛滋味，能生行人希須愛欲之心。故言訶五欲，因五欲能破壞行者道心，牽入魔境，故須訶責排斥，遠離為妙。

(1) 訶色：這由眼根而起的，或是男、女形貌端正，眉清目秀，丹脣皓齒，所以引發的色欲；或由世間的寶物，玄黃朱紫，種種殊妙顏色，讓人著迷愛憐，難予割捨。

(2) 訶聲：由耳根而起，若是正當的音樂，可以陶冶性情，淨化心靈，如佛教的梵唄、讚頌。但若靡靡之音，聽後會讓人意念消沈、盪滌心志；或生邪念、染污之心；或男女愛戀難捨之詩歌、吟詠之聲，均須訶棄。

現代科技發達，有卡拉OK、KTV，放縱聲、色，享盡眼、耳天福，禍害接連不斷地來到。

(3) 訶香：由鼻根而起，如身上的香水味，衣服的薰香味，飲食的各種香味，皆包括在內。以前有位比丘，在蓮花池畔經行，微風吹來，陣陣清

香撲鼻，不由自主地讚歎道：「多美好的香味啊！」這時池神大聲的呵責：「為什麼偷我的香氣？」比丘很不服氣的說道：「剛才有人拔了你池中的蓮藕，你一聲也不響，我不過聞了一下香味而已，卻把我當小偷，為什麼這樣不公平？」池神說：「世人行為不檢，如破抹布，再髒亦無可奈何！你是修道人，像一塊白布不可有一點污穢在上頭。」古德云：「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一生破戒而生。」就是這個道理。

(4) 訶味：由舌根而起，所謂苦酸、甘辛、鹹淡等，種種膳餚飲食，可口美味，都能令一般人心生染著，產生不善業。以前有一位沙彌，就是因為染著酪味，命終之後卻受蟲身，這就是執著美味的罪過。

更有甚者，世人為了三寸舌根，大肆屠殺，以恣口腹，不知造下多少殺業，結下多少惡緣。

(5) 訶觸：由身根而起，因男女身體體質的不同，所感受到的體柔細滑，或

肌健體壯；天冷時所感受到的體溫，熱時的體涼，以及因身體的觸摸而起的舒服感，是全身悉受，一般人若無反觀照的力量時，很容易著迷了，生起障礙道業的事。以前有位獨角仙人，就是因觸起淫欲心，退失神通力，被淫女騎在頭頂上，這就是因為「觸」所引起的過錯。

(三)棄五蓋：前面所說約「外五塵」中生欲，故五欲乃是五根對「現在五塵」而言。現在約「內意根」生欲，能蓋覆真性，如烏雲蔽日，所以叫「五蓋」。五蓋乃由「前塵」轉入意地，一方面追緣過去，一方面逆慮未來。在緣慮中，或生貪瞋，或沈迷睡眠，或掉舉於悔恨，或滿腹狐疑，如是等妄念無窮，蓋覆心神，使定慧不能啟發，故名為蓋。

(1)棄貪欲蓋：修行者在端坐修禪時，心生欲覺，念念相續，或追念以前曾經歷過的五欲樂，思想計較，心被惑所迷，忘失正念。或密作種種方便，更想能重溫舊夢。若是不曾得過的，也百般推尋，如何才能求得

到。這些念頭會覆蓋善心，令不生長。反觀覺察知道後，要立即捨棄。因為欲火會焚身，貪欲多的人，去道甚遠矣！欲又是種種煩惱的根源，若心著欲，就無法修道了！

(2) 棄瞋恚蓋：瞋是生出諸不善法的根本，容易墜到諸惡道的大因緣，法樂的怨家，善心的大賊害，種種惡口業的來源。若是端坐思惟時，想到這個人曾經惱害我，惱害我親人，讚歎我的怨家，過去、現在、未來都這麼想，由懊惱故生瞋心，由瞋生恨，又由恨生怨，由怨恨起報復心，加害於怨家，禍患迭起。所以瞋恨、怨惱會覆蓋真心，當需急棄之，不能令它增長。以前佛陀在世時，釋提婆那就以偈問佛：「何物殺安穩？何物殺無憂？何物毒之根？吞滅一切善？」佛陀以偈答說：「殺瞋則安穩！殺瞋則無憂！瞋為毒之根，瞋滅一切善！」由此可知，當修慈忍心來除滅它，令心清淨。

(3) 棄睡眠蓋：內心昏暗，叫做睡；放縱肢體，平臥至熟，名為眠。或說意識昏迷，五情暗蔽，就叫做睡眠。古人以睡眠為「死屍相」，「睡眠如死，無所覺識，勿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唐伯虎有一首詩說道：「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少時後除老，中間時間沒多少，還有一半睡著了。」可見人的一生，除了工作吃飯外，被睡眠所佔去的時間，說來是很可怕的！所以貪睡的習性，應急於摒棄！

(4) 棄掉悔蓋：「掉」有三種：

① 身掉：身好遊走戲謔，坐不暫安，好像身上長蟲似的。

② 口掉：無聊閒談，無益戲論，競爭是非。

③ 心掉：當靜坐時，雖無身口之「外掉」，而內心雜念不休，妄想紛飛，心情放蕩，任意攀緣，此為「內」心之「掉」舉。

「悔」者，不應作而作，應作而不作，心中懊惱，憂悔纏心，不得自

在。

①掉後生悔：責備自己的不是，「為甚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因而為煩惱所縛，如造大重罪之人，常懷恐怖。悔箭入心，堅不可拔，妨礙正道，致成悔蓋。

②掉而無悔或一悔即止：如「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過去心不可得，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趕快把握現在，有此認識則不成為蓋。

(5)棄疑蓋：愚癡無明，不能分別真假，狐疑滿腹，無決斷之心。因無定心故，於佛法中，空無所獲，猶如人入寶山，若無有手，無所能取。（此與禪宗的「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之疑不同，禪宗之疑，如「父母未生前之本來面目？」「什麼是祖師西來大意？」以話頭攝心，親見本地風光，叫做「參話頭」，乃以疑為方便，是求明理之真疑。）疑

過甚多，未必障定，今正障禪定之疑有三種：

①疑自非法器：若有人作是念，我諸根暗鈍，罪垢深重，非法器。如有這種想法，定法無法生起。去除的方法，就是不要看輕你自己，宿世以來的善根不可思議，今生既能恭逢三寶，此中必定有大因緣！當知十法界一心中具足，何處天生的彌勒、自然的釋迦？眾生與佛，平等一如，我如在礦中之金。儒家亦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當發大勇猛，見賢而思齊。

②疑師非善知識：「看他的道行不過如此！」「照常穿衣、吃飯，和普通人一樣嗎！」「可能比我還不如，怎能作我的依止呢？」此心一起，縱使你所親近的善知識是活佛再來，一點也得不到受用！故婆婆偈云：「親近善知識，精進無懈怠，智慧甚堅牢，信力無妄動。」印光大師常說：「佛法在恭敬中求。」於法尚且不敬，又怎能敬人、敬

師呢？

只要正知正見，有法於我，助我道業者，即應赤誠懇切求之，應觀師之德，莫觀其失。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所以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如摩訶衍中說：「從師求般若，如狗皮囊盛好寶物，以貪金故，不應以囊臭而棄其實也。行者亦爾，師雖不清淨，亦應生佛想。」

③疑法非真實：世人多執本心，對於所受之法，不能即信，心有不敬，就不會腳踏實地去實行，所受之法也不會相應，自然也不可能受用。從師所受之法，但能符合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或一實相印，即與佛旨相契，能具真信，所學無論那一法門，皆可深入，必可得到受益。佛法大海，須以信心才能入，若於佛法生疑，正如古人所謂「坐佛海邊而渴死」，豈不可惜之至！

(四)調五事：食、眠二事，在未修禪觀時，及日常生活中調節。身、息、心三事，則於用功時調之，使安穩入道。此五事若有一法不調，則聖道不生，善根難發。

何謂調和？如陶師調泥，不強不軟，然後才可就輪繩；又如琴師調弦，寬急得所，才可彈奏出美妙的音樂；善調五事，必使和適，則三昧易生，智慧得以開發。

(1)調飲食：飲食的目的，本來就是要資助身體，才能進而修道，故以不飢不過飽為宜。

①吃少了沒力氣，吃多了，氣急身滿，百脈不通，令心閉塞，一天到晚昏沈，坐立不安，故以七分飽最好。

②不可食穢濁之物：如已發酸或變質等食物。避免食物中毒，夏季更要注意，少吃生冷冰水之類，青菜清洗過後，最好再用鹽水泡過，以防

農藥殘留的餘毒。靜坐的人，尤其應注意，少吃炸、煎等太動火氣之物。

佛教戒五辛，生吃會增瞋恚，熟吃會發淫欲心。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十方天仙嫌其臭穢，咸皆遠離。

(2)調睡眠：眼睛以睡眠為飲食，適當的休息，才能產生充沛的活力。應眠則眠，不可苦節，或一概摒除；也不可以恣意閑眠，想睡就睡，白天也大睡懶覺，浪費大好時光。所以說，善調睡眠的人，神氣清白，念心明淨，如是乃可棲心聖境，三昧現前。

(3)調身：身體、動作適中即可，急驚風、慢郎中皆過與不及。身、息、心三者應合用。有初、中、後方法不同，是則入、住、出相有異。以下依據，智者大師「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之指示，依次排列並加敘述。

①安坐處：每令安穩，久久無妨。

1. 以棉花墊為宜，切忌用海棉、尼龍之類，坐久會發熱，容易生痔瘡。不宜坐在大石頭、地板上，以防潮溼所引起的風溼痛、關節炎。

2. 坐墊約高二寸或一寸半，後面稍為墊高，坐起來較安穩。

3. 冬天較冷，宜覆以披肩，毛氈裹腿，防風寒入侵。夏天可用竹墊子、棕蓑，甚為清涼。

② 正腳：若半跏坐，以左腳放右腳上，牽來近身，令左腳指與右股齊。若全跏，更將右腳置左腳上。

1. 靜坐之法有單盤、雙盤，宜順著自然正坐，不可將腰作意挺起，否則火氣上升，過後會眼屎多、口臭、不思飲食，甚或吐血。也不要縮腰垂頭，以免昏沈。

2. 單盤又叫半跏坐，雙盤又叫結跏趺坐。（跏者，重疊、添足之意。

跌者，足背。）

3. 結跏趺坐為佛陀之坐法，分為兩種：

（子）、降魔坐：先以右足押左股，次以左足押右股，手亦左手在上。又名降伏坐。

（丑）、吉祥坐：先以左足押右股，次以右足押左股，手亦右手在上。釋尊在菩提樹下成正覺時之身為吉祥坐，而手作降魔印。

③解寬衣帶周正，不令坐時脫落：令血液流通，忌穿緊身衣服。

④安手：以左手掌置右手上，即兩手相疊，左右手之大拇指輕輕相抵住。放在腳上，不要虛懸，否則很辛苦，與心、臍成一直線。當功夫深時，百脈打通，左右兩手血液交流，身心泰然。

⑤正身：先應挺動其體並諸肢節，作七、八反，如自按摩法，不要有不

自然的感覺，以舒適自然為要。身體與脊椎骨相對成一直線，不偏不倚。

⑥正頭頸：調整頭部、頸部，使和鼻子、下臍相對，成一直線時，可見鼻端一點小白光。頭部應保持平正，不偏斜，既非低頭下視，又非向上仰觀。頭部過於低垂則口水多，若太仰，容易口渴。

⑦開口：吐出胸中穢氣。吐氣之法，開口放氣，不可粗急，以之綿綿，恣氣而出，想身分中百脈不通處，悉放隨氣而出。出盡閉口，鼻納清氣，如是至三。若身息調和，但一亦足。

⑧閉口：唇齒相抵，舌尖向上齧，有什麼好處？自有甘露瓊漿流出，不會口乾。

⑨閉眼：令斷外境，而略露光。睜三分眼，看眼前一尺之地即可。若太開，精神不易集中，完全閉著，又會昏沈。

⑩端身正坐：猶如坐在奠石上，身手四肢不可亂搔動。這就是初入禪定，調身之法。

(4)調息：不澀不滑。氣息不暢曰澀，過於急促曰滑。

①調息凡有四相，前三為不調相，後為一調相。

1.風相：坐時則鼻中息，出入覺有聲，守之則散。

2.喘相：坐時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守之則結。

3.氣相：雖復無聲，亦不結滯，而出入不細，守之則勞。

4.不聲、不結、不粗，出入綿綿，若存若亡，資神安穩，情抱悅豫，守之則定。

②若欲調之，當依三法：

1.下著安心，靜坐時，安心臍下二寸半，或安心足下最好。

2.寬放身體，身心放鬆，此法對於神經衰弱或聯考病，精神分裂症，

高血壓患者而言，助益甚大！

3. 想氣遍毛孔出入，通通無障。若細其心，令息微微然，息調則眾患不生，其心易定。是名行者，初入定時，調息方法。

(5) 調心：不沈不浮。修行人的毛病，不外昏、散二障，不是昏沈欲睡，就是心神飄浮散亂。

① 調伏亂念，不令越逸：六根向外攀緣六塵，如膠似漆。我們靜坐以攝心，如烏龜遇到危險時，就會將兩足、兩手、一頭、一尾藏在龜殼內，一動也不動，則六塵即無可奈何。

② 當令沈浮、寬急得所：

1. 何謂沈相？心中昏暗，無所記錄，頭好低垂，這就是沈相。此時，應當繫念鼻端，令心住在緣中，無令散息，即可治沈相。

2. 何謂浮相？若坐時，心神飄動，身亦不安，念在異緣，不能專注一

心。此時，應安心向下，繫緣於臍以下諸輪，制諸亂念，心則定住，易得安靜。

以上是身、息、心三事，須融會運用；以下說明入、住、出相。

①入定本是從粗入細，是以身既為粗，息居其中，心最為細靜，調粗就細，令心安靜，此則入定初方便也。

②住坐中調三事，攝念用心，是中應善識身、息、心三事，調不調相：若和融不二，此則能除宿患，障妨不生，定道可剋。

③出定時需調三事：

1. 欲出定時，應前放心異緣，開口放氣，想息從百脈，隨意而散。

2. 後微微動身，次動肩胛及頭頸，次動兩足，悉令柔軟。

3. 然後以手遍摩諸毛孔，次摩手令暖，以掩兩眼，卻手然後開目，待身熱汗稍歇，方可隨意出入。

若沒有調好以上三件事時，或有得住心，但因出定匆促，則細法未散，住在身中，令人頭痛，百骨節強，猶如風勞，於後坐中，煩躁不安，所以每在出定時，要注意一些細節。

(五)行五法：

(1)欲：行人初修禪時，欲從欲界中出，欲得初禪，故名為志，亦名為願，亦名為樂。是人內心志願、好樂諸禪定故。

(2)精進：有二種，①身精進②心精進。

①行者若能修十二頭陀，即是身心精進。十二頭陀者：阿蘭若處、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受一食法、節量食、中後不飲漿、著弊衣、但三衣、塚間住、樹下止、露地坐、常坐不臥。

②行者若為修禪故，持戒清淨，棄五蓋，初夜、後夜，專精不廢，譬如鑽木未燃，終不休息，定名為精進。

(3)念：念欲界不淨，欺誑可賤，念初禪為尊重可貴。

(4)巧慧：行人初修禪時，善識內外方便，巧而用之，不失其宜，疾得禪定。即能籌量欲界樂、初禪樂，其得失輕重之相。

(5)一心：行人已善能巧慧籌量，用心無謬，今但應專心守一而行，故名一心。如人欲行，須善識道路，通塞之相，決定知己，即一心而去，故說「非智不禪，非禪不智」，就是這個道理。

以上所列，只是梗概，若想進一步了解，請參看「智者大師」所著「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第二卷，有更詳盡的述說。

